光海朝 下

輯要 十一

共二十

朝野輯要卷之十一

光海朝下

完平李元翼自壬子闔門不出至是年上劄曰今者流聞將延及於 大妃臣不覺驚心墮胆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母子之間倫紀至重聖明之世安有此事云云答曰不穀之尊奉百僚之朝謁無異前日卿從何處聞此謊說宜直陳遣史官問啓〻曰自昨年臺論之發國人疑之延以發論人布置臺閣又將有須敎之舉云臣之大疑以此也三問三啓答曰知道大諫柳潚大憲宋諄執義朴梓司諫宋克訒掌令崔應虛持平鄭遵獻納曹挺立等請竄元翼而謂以南以恭言於

元翼使之上劄請并竄〻元翼洪州以恭松禾儒生洪茂績
等三十五人鄭澤雷等四十人金孝誠七人上疏訟元翼請
誅造認茂績等並被竄海島

李元翼字公励秀泉副正嵐谷之曾孫咸川君之子也
号梧里領相完平府院君 仁祖甲戌卒年八十三謚文
忠配享 仁祖廟庭公三歲求乳母夫人有事不即乳
公捽夫人數莖髮夫人痛遽下淚公惕然傷心自是見
夫人髮輒揮手而啼不敢近十八中司馬二十三登第
杜门獨坐凝塵滿室柳西厓見之嘆其性淡如也公自
少不喜交遊釋褐愈益韜晦人称之為處子正字竹窓

閑話曰徐公益與李相元翼同榜李鵞溪往見徐公徐公謂曰此間有絶等豪俱章一奇觀仍指出李曰此物也李素清羸破帽鬼服勞悴已極鵞溪素有識鑑一見知為國器傾許頗深徐公並與鵝溪而嘲侮之後徐低佪外郡李為吏判朝夕將入相徐嘆曰塵埃中識人難矣○公為黃海都事老營吏相謂曰吾閲官多矣他日國家遠罷必此官也栗谷為監司悉求訴牒之難斷者委之人無再訴栗谷還朝推譽不已壬午黃王二詔使來公以承旨迎慰二使曰此人貌心端雅當作少年宰相丙戌為安州牧使民不植桑謂非土宜公遍令播桑

樓自是始業蚕績名曰李公桒壬辰為觀察公謂七路
民解卒道乾淨為中興基倉卒所處皆中機宜公開府
成川以國家新去亂而成川觀宇宏侈自擇朴陋下室
居之積馬芻於降仙樓雖軍官子弟不許一登乙未進
拜右相壬寅公退處東湖病重 上招卜者於卧內問
公脩短且撤御室氈幕賜之○光海戊申公為領相建
宣惠法畿甸一結出米十六斗以應貢物役民甚便之
公入對極言君德顛沛累百言〻隨淚下光海大怒遽
起入內謂左右曰人言李元翼日喫泰粥一匙此妄其
恠毒不減今日喫他罵辱其言皆不祥汝輩早晏死於

他手裡也公自壬子闔门不出至府啟發乃上劄畧曰臣忠不及於鄭蘊死未先於德馨云命付處洪川不受親知賂遺升尺自織藁席以自遣時楊經理鎬在遼東見我国使问公起居荅曰在外經理曰梧里鼇城賢相而爾國不用必小人當國也○仁祖反正復拜領相論光海時奸兇必曰苟非所犯之大不可并加貶斥且希舊承宗不可籍没時　大妃欲殺光海公涕泣曰光海自絶于天雖在當廢老臣嘗所臣事非所忍聞云云廢世子裎賜自盡公與李公俊尹公煌以為不可臺諫將攻之趙浦渚力言不可遂得已○公乞致仕不許賜几杖

設宴于家命有司起茅于梧里賜素衾素褥曰令以此
賜以成卿之美○公在相位前後四十年退居衿川賜
月俸朔饌歲時米肉平壤人立生祠○魯西集曰完平
偏論已甚始與朴謹元洪汝淳同事又請李潑白惟讓
等伸雪○梧里遺事曰公所與友者三人姜承旨緒趙
引儀忠男也趙托風啞隱於世與人絶言語以嚬笑示
人而已方朋黨始起所嚬者一一皆敗所笑者皆以令
名終焉姜嘗謂公曰當作壽考宰相逢乱世揮涕泣而
當之公知遇 宣廟受任於多難之日勞心四十年當
光海擯逐十年及事 仁祖多難初定致仕八年八十

八卒其言皆驗○踈齋集曰先王考按湖南謁公於衿
川公曰吾平生夢多驗曾夢吾死而公爲全羅監司來
治吾喪今公爲此官吾其死矣居無何完平卒
洪茂績字勉叔号白石反正拜縣監持平甲戌論元宗
追崇之非丙子諫殺姜嬪被竄乙丑論自點自點誅超
拜工判八十卒
是年錮綾昌君于喬桐逼殺之時益山人進士蘇鳴國奸惡
無比密結尹瞻與許筠申景禧同事而鳴国心知尹瞻與筠
景禧陽合陰忌有先圖景禧之意乃上疏曰景禧言塞門洞
宮有王氣信城君夫人女中男子其族又有名武二三人云

云塞门洞即 元宗潛邸信城夫人即景禧從妹也綾昌乃
元宗第三子也綾昌及景禧掌令尹趌正言楊時晋並被逮
卒無驗景禧欲求生於死中自獄中上變言尹珙尹𤨏等與
仁城君珙有陰謀云〻蓋仁城王子中有令名光海所忌而
其夫人珙𤨏之從妹也皆鞫亦無事案辭連人鄭經世李溟
得叔景禧趌杖死時晋杖流死綾昌圍置喬桐只令土人高
壽生伴住圍中自外常以石灰水炊飯而入壽生輒分渠飯
以進一日有人入来開门窓積薪燒坑綾昌手書一札告訣
父母付壽生而自經年十七也壽生埋其札癸亥反正後上
之上特免賤優賞時綾昌梏訊備慘 仁祖在綾陽邸欲畐

其生無所不至希奮舊妾索賂 仁祖傾家以遺未充慾柳嘗赴其妹夫趙國弼江亭宴 仁祖踵往求見柳辭以醉不肯見趙曰王孫爲活其弟辛勤来訪十里之地其情慽矣何以不見柳終不聽趙自出迎曰文昌中酒不省仍以盃盤進之綾昌竟死定遠悲慟継逝 仁祖痛隕如不欲生反正柳竟不免大辟趙只遠竄○仁祖手掣 宣廟御筆屏及他玩好物親詣韓儹男家泣請貸死儹男受之而終不接待癸亥初即擭還其屏覽之痛泣終日云綾昌英達美風采而枉死人以方漢光之伯昇国人憐之謠曰海之沱沙渺瀰年年春漠漠草萋萋王孫一去不復帰 仁祖追封大君 孝宗朝以

獜坪為後○光海惡塞门洞王氣之說撤其家作新闕号慶
德宮後 仁祖追崇 元宗其王氣之說真奇讖也
○生員李慶林進士閔澈等疏請嚴治景禧獄生員李顯门
疏臣入太學以討逆之意發於食堂則渠輩大言曰汝叅鄭
澤雷凶疏汝是護逆之人何發討逆之論乎云〻生員許從
善疏曰柳昌吉邢存甲等方議討逆許國等大言曰汝等能
討逆乎昌吉曰永慶悌男我等討之賊蘊元翼茂績澤雷孝
誠賊溭等我等討之前後討逆非吾等事乎顯门曰先除景
禧黨然後可議討逆昌吉曰汝等澤雷凶疏餘孽安可討逆
乎顯门大倡曰汝等貴主上廢 大妃失人心吾等救 大妃

收人心何者為逆乎在座七十餘人咸憤乃削顕門等六人
云云時鄭仁弘以左相来奏曰誅顕门等然後乱逆息矣
丙辰主建仁慶宮於仁王山下術者言有王氣創是宮壓之
○是年筠爾瞻誘海州人謀起獄仍請鞫海州牧使崔沂死
杖下時爾瞻與承宗希奮爭權相軋及南以恭被罪配海西
黄慎亦謫降邑爾瞻與筠謀起大獄奪柳朴之權誘海州朴
姓人密援二封書一沓名流盡入其中指為亂使上変其人
還家其父兄知其事告牧使崔沂沂焚其書其父兄潛殺其
人爾瞻遣宣傳俞世曾托以烽燧摘奸跡其事又脅監司尹
訒元上聞而仍請鞫沂筠貽書沂壻柳爍曰若言黄南在其

書則免矣沂曰殺無事以及毋后有死而已沂嘗言韓鑽男爲不吉人鑽男與鄭造南瑾力主獄沂竟殞命其八月追發藁莊論以大逆復戮其子有石等李延平貴張玉城晩及金昌一以沂未時就見皆付處沂字清源号遯柏堂又西村癸亥伸○記聞曰鑽男有仇在海州送俞岳曾于海牧崔沂脅使陷仇于逆科沂不從鑽男上変以沂爲謀主拿鞫死○癸亥反正雪沂冤贈職○青野輯曰世傳沂追刑日雷雨震希先轉入鑽男家擊其騎馬而鑽男一子被馬蹄死人皆言天道難知矣不震鑽男蓋天意繫鑽男於人岳繞八歲而生凌遲則天道果不僭矣鑽男子曦爲吏郎有一微官言吾陰有

妓甚美如欲眄則當掃室邀之嘻首肯為期至其家其妓偶出他其人焦燥語其妻曰我若失信宦路休矣君可替寢昏夜誰復知之再三懇請其妻終不聽其人遂擁而納之其妻發聲以拒嘻歸語於人其人廢棄云纘男懷德人也久未釋褐趍附西人終無成素善玄琴李弘老為忠監時抱琴隨行人謂進士中房及登第諂事甫瞎其類目之為新附向化閑居漫録曰有閭巷老人嘗為纘男陪吏者言纘男主張時論門庭如市有南人一人西人一人趍附欲藉噓吹纘男曰吾輩不幸誤入凶地譬如盲者陷厠到今雖覺非改行無以贖死故因據要地以娛生前而棄鼎中魚耳君輩初不染於

大北之論何效尤自就死終不引以為黨
丁巳筠僕李乾元韓輔吉等直斥 大妃号為討逆自丙辰廢
論大熾至是許筠使其徒金彦光投矢書於慶運宮使人發
告其中作 上之語有不忍聞又為飛語曰此矢書某某人會
于三清洞為之先論趙希逸竄理山將起大獄領相奇自獻
曰此奸人嫁禍之計遂以匹馬直抵江陵山寺卧不起光海
遣承旨李弘胄召之自獻劾言矢書之變自有為之者蓋指
筠也筠與爾瞻合謀嘯聚無頼其儒巾服日進不道之疏筠
手自製疏增損其文日六七上光海猶未決廢黜之事者以
相臣無可當其事者賊臣知韓孝純之可以奴使故假設政

之名孝純垂死之年奴顏於爾瞻之門承望風旨入謂是夫
必行大事筠徒金闓元悰入幕謀事闓勒令部官督发坊民
上廢疏時尹惟謙金宇成李志浩鄭潭韓天挺薛求仁朴夢
俊徐絖宣世徽李璹鄭瀣等相繼上啓疏瀣疏曰聞兵判柳
希奮不爲肅謝於 大妃殿此乃倡義之大者也臣冒忝司馬
窃擬放榜後決不可謝恩於慶運宮伏願罷大小臣慶運宮
朝賀之說云云瀣嶺人仁弘之近屬云○青野漫輯曰時爾
瞻爲大北巨魁承宗希奮爲小北巨魁承宗非廢論而立異
自錮西宮之後百官猶不廢肅謝之禮希奮判兵始不行之
廢論收議之說起於希奮出仕五六日之後蓋北流猶憚承

宗之立異而累年不發之議決於希奮之一去就痛哉
是年五月大雨雹六月北青甲山等邑白蝶自西北流入如
長蛇陣連三日不止十一月二十一日大雷震○二十二日
發收議時李覺為大憲鄭造為副學尹訒為大諫直發廢黜
之論以脅之曰從違之際死生判焉公卿大夫惴惴無人色
儒生散人亦皆逃避光海以儒疏九度及諸議封下政府○
領相奇自獻劄曰癸丑諸大臣啓臣亦參其中有母雖不慈
子不可不孝等語則不可前後異議也又曰謹撥司馬光朱
熹真德秀諸議敢此先獻云云宋永緒疏曰大臣劄極言其
曰專輒不道者所指甚秘輒字暗指於衛輒也渠欲侵李爾

贍則呈單有得賢臣置民其角贍之地欲侵許留則其逃去
之劃有何許人如許之辭此渠彼倆今乃侵及君上豈不悖
且悖乎云○青野漫輯曰奇自獻〻訍後仍坐政府會百官
收議未竟三司論安置自獻姑坐收覽百僚訍歎曰廷臣若
有數十輩執正論者據此直陳冀回天心如金尚容一隊亦
不能抗義耶宗戚儀賓亦阿時好矣遂肩輿而出臺啓配北
青○尹新之徐景霌朴瀰權大任柳頔金克鑌皆以儀賓不
與朝議托嫌綾原君俌慶平君玏慶昌君珝仁城君珙與安
君堤等皆請從廢訍金瑬張晩吳䎙閔聖徽金玄成金應河
李曙尹履之李明漢皆不 明言李廷龜儒疏中有浹賊所引

諸宰之語恭俟罪譴不敢獻議云云金尚容唯在廟堂善處
云云禮判李爾瞻大憲李覺判尹金圖承旨韓纘男等五百
四十餘人皆從廢議○廢議立異人奇自獻李恒福鄭弘翼
金德誠金地粹金權李慎儀權士恭吳允謙王子義昌君珖
○領府事李恒福議誰爲　殿下畫此計者非堯舜不陳古之
明訓虞舜不幸頑父嚚母常欲殺舜浚井塗廩危迫極矣号
泣怨慕不見有不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春
秋之義子無讐母之道況爲伋也妻者是白也母誠孝之重
焉有間也今當以孝治國家此言奚爲至於黈纊之下哉爲
今日之道體堯舜之道克諧以孝烝烝以乂回怒爲慈是臣

之望也是時公家食東岡不預朝政者已五載矣忽大雷摵
屋公愕然曰天其戒告矣頃之樞郎来收議公方病扶起奮
筆書訖〻至聞者髮竪或有泣下者郎吏錄公議手戰不能
下筆云〇承旨鄭弘翼議古者帝王遭人倫之変者無如舜
能盡處変之道者亦無如舜當其嚚母煽禍蒸為子職而已
馴致烝〻之美此其為人倫之至也我 聖上不幸遭値人
倫之変羣臣佐下風者不能賛助聖孝齊美帝舜而訖此無
前之事臣竊惑焉願 殿下遠法虞舜兩宮之間和氣藹然
則聖德光于萬世矣〇軍器僉正金悳諴引春秋礼記伋妻
白母之説草累百言及見文忠公議嘆曰吾所欲言蓋相已

盡之無足夏贅古人有請與范仲淹同貶之事是足一死矣
遂献議曰臣一斤愛君之心與李恒福鄭弘翼一也○奉常
叅奉金地粹議惟非常之人能盡非常之道廟堂必善處矣
清風君金權議納君無過微臣愛君之至誠終始全恩聖上
處變之大德千載之下與舜並稱是臣區區之望也○司勇
李慎儀議蓋人情悅處是天理當然人情不悅處是天理不
當然也顧 殿下熟察天理快從人情則大舜乾坤復有今
日矣○司果權士恭議處常易處變難古之聖人遭人倫之
變不失其為聖者以其處之得其道也今日之事務合於天
理宜於人情然後可以無憾於今日有辭於後世同符於古

聖人處変之道不為徑情肆意之帰矣○同知呉允謙啓今
日處変能盡是道然後可以有辭於天下無愧於後世願
殿下求古人能盡處変之道者而為法使聖孝益大焉○崑
崙集曰光海脅百僚廷啓呉兵使定邦言臣武夫只讀史略
初巻烝烝乂不格姦一句聞者壯之○玉堂啓自献倡於前
恒福應於後其無君護黨一而二也亟命圍籬金德誠鄭弘
翼絶島圍置依啓光海教曰李慎儀亦献議與恒福自献何
異哉只抄三四人塞責請罷兩司可謂有權矣合啓金權李
慎儀權士恭金地粹呉允謙等並遠竄○掌令朴味瑞正言
金世濂謀避庭請被竄○幼學崔晟疏請先斬趙慶基鄭蘊

次誅金世濂○金廷亮疏何不招李爾瞻許筠李覺李慶全
任就正五人以決大議云〻掌議河仁浚等八道通文數
大妃十罪○廢論既發之後中外大震孝純專价問計於仁
弘其言詭秘指在廢削之間孝純日伺爾瞻意廷請日期累
進退○特除閔夢龍相領仁弘左孝純右夢龍
戊午春正月初三日晡百官奔波行路失色庭會之令初不
出於相臣而右參贊柳澗自爾瞻家直招政府吏出令孝純
趍蹌以來躄〻如老狗狀初四日地震左議政孝純率百官
啓曰今此西宮蓄袂釀亂茲揚十罪逆議初生令永慶陳賀
又教凶卜稱言以祈大福其罪一也先王遠豫謀立已出締

结柳賊防塞傳摄罪二也草野大賢盡忠抗疏泣勸 先王
屢下嚴旨罪三也 先王昇遐詐称末命托議七亟謀奪大
位罪四也密引悌男留宿禁中日夜謀逆且使孽竪欲乘釁
作亂罪五也設祭宮中觸犯聖躬盲巫詛呪狼藉宮掖罪六
也壓勝先后穿鑿陵寢廟辱 先灵欲害聖躬罪七也耕倭
撰檄宮墻納矢其書極慘皆自做出罪八也黒门通書應祥
被捉枕中破字義一納招使訴唐宮桃禍上國罪九也厚資
年甲入送倭中欲结外援又令友英潛通老酋欲倣其勢畜
立幼稚罪十也武氏之罪比斯猶小趙后滅嗣方此不甚唐
庙毁罪雖不可為漢家废黜合從寛典云云初孝純就庭以

仁弘之書爲斷案遂以廢削兩字爲目召列卿各書可否闔
賊大呼曰何可問也有不從者從不從者議耶純嘿〻垂頭
爾瞻搆啓草引十罪直以廢黜爲言柳希奮大言萊庵既以
去朝謂罷分司爲說只可以此爲辭兩論相爭孝純從瞻意
以廢黜爲啓及罷雞巳鳴矣光海答曰予賦命奇薄戊申癸
丑之變皆出天倫今又聞此論天乎天乎予有何罪降割之
酷一至於此寧欲脫屣從人間掉臂長往遵海而處以終餘年
宜察予悃勿復有言野史曰遵海終年之語果驗於反正之
後豈神鑑昏濁兇或儆之歟○是年熒惑犯太微西垣有廢
母之變○仁城君珙慶昌君珝慶平君玏率諸宗請廢啓曰

宗戚亦忍為此耶答百官啓曰呼天涕泣無面可顯卿等宜勿復言自初四日至是凡十六日也答庭請曰行凶裕陵詛呪先后謀害寘躬事係宗社去大妃号只稱西宮減供奉去朝謁百官啓若誥命尚存冠服猶在則豈可謂盡廢黜之典乎答曰為卿等所迫忍從掩息之論亟停勿煩使予舉顏於天日之下庭請凡二十六日乃止時爾瞻等主奏廢之議筠闓等主直廢之議孝純夢龍等請焚誥命毁冊寶冕服絶貢献停朝謁降公主為庶人別置大將領軍守圍等十餘条議上不下盖筠等方有加論故也青白堂書曰直奏天朝者爾瞻主之直加廢黜者筠主之初皆出於爾瞻而終以奏與不

癸戌兩頭論蓋循瞻陰以廢說媚上外持奏廢之論則事未
易完內固寵外立威之計也筠急於圖權欲直廢此筠瞻等
之同道而異說也○西宮廢閉事告廟須教○光海廢母后
猶惧天下之議鄭造弟遵時為義州尹誣称中朝廢先帝貴
妃鄭氏殺福王事以為證光海密令節使探宲狀皇上崇奉
鄭妃恩遇福王自是奏廢之凶計遂沮○朴時俊疏論柳潤
以為降公主為庶人不可云不斬潤無以戢奸徒云云任叔
疏論鄭良弼曹挺立金昈等罪蓋廷請停後又有極地之論
而欲回避故也間除文化府使金昈除穩城判官曹挺立除
北青判官鄭良弼除輸城察訪良弼昈皆丁巳臺也一時到

北青見白沙曰往年事只不忍一時死耳為悪不竟今有此行大監之门初欲累面而直往矣更念情跡事有可原故敢来耳悔悪之色溢於言外曹挺立乃仁弘门徒而攻白沙者也亦来拜退見公之子甚恚羞悪之意○先是公承旨曹友仁入直慶運宮作詩曰横廊寂寞鳥聲哀晴晝空庭掩草萊清切地曾司出納荒凉歳久聚塵埃燕尋旧主投簾隙蝶趁殘花戲砌隈水涸銅龍宮漏絶香消金鴨篆灰堆蕭條物色殊南内陟降精灵隔夜坮白髮孤臣潜下淚不堪萇楚滿階栽又曰欲承無旨可能承々旨華御底處徵坐待黄昏簾影黒但着蝙蝠撲飛蠅時白大珩見此詩欲搆陷而不能記其

詩乃以渠意別做詩爲誣㗨禹鄕面源論友仁直西宮詩南
内凄凉月時有英灵泣云請拿鞫親鞫幾死友仁号梅湖反
正後承旨○宋甲祚丁巳登司馬徘徊西宮謝恩後學宮以
獨拜慶運宮爲題試士
宋甲祚字元裕号睡翁西阜龜壽孫參奉 贈領相子
尤庵 弟邦祚字永叔号習靜堂昏朝直道不容 孝
宗朝文評事遇毒沒
○時鄭守夢曄與月沙同詣西宮謝西樞恩見宮门牢鎖草
沒庭堦二公相對泣曰不須開閉门若開閉門則天必雨時
旱閉门故也俌瞻將啓鞫或解之此㗨諧語也俌瞻曰㗨諧

亦泣卽然因是事得已○至辛酉年間宮中有禳灾盖指西
宮而累之也尙膳與白大珩等訟曰西宮若在吾輩終無塟
地 壬戌十二月晦大珩等因儺礼將犯害是夕 大妃夢
宣廟臨曰今夜盜來不避則死 大妃覺而泣謂一宮人宮
人請代 御寢卧 大妃避苑中凶徒闌入殺其宮人君臣上
下皆不知 慈殿之脫矣光海以爲慈殿眞死反正日先問
大妃在否云初 大妃潛埋其宮人于後苑反正後禮塟○
日月錄曰 宣廟夢告此變又云朴承宗聞變馳告大槩皆
出傳聞不得盡信若考 大妃所著癸丑日記諺文則可憑
矣○戊午庭請百官凡七百八十人○庭請不參人領敦寧

鄭昌衍晉院府院君柳根海昌君尹昉綾海君具宬福泉君
吳百齡松山君金涓豐寧君趙應祿判中樞李廷龜知事金
尚容叅判金尚寯校理金光煜申湜知敦朴安世同敦金玄
成僉知吳允謙東陽尉申翊聖錦陽尉朴瀰唐原尉洪友敬
晉安尉柳頔護軍李時彥司直金壐宋英耉鄭孝誠李景稷
司果朴東善典籍朴自凝承宗子權曙纘男子正字姜碩期護軍
李時發成晉善尹應三司勇權克正李憘鄭思恕劉挺生鄭
虎臣鄭承偖李祥正郞鄭弘佐主簿閔汝賢奉事鄭忠傳叅
奉柳山立安弘重衛卒柳瀠郎厅鄭象祖李弘源等義昌君
與宗班三十五人亦不叅○時以獻議立異者謂之右袒卽

奇李鄭金等先竄者也以庭請不參者鄭昌衍柳根李廷龜
尹昉金尚容李時彥吳允謙宋英耈為八奸李時發金瑬李
景稷朴瀰洪友敬柳頔申翊聖鄭孝誠朴東善尹衡俊為十
奸並宗室義昌君等甚啓請遠竄老宰及小官並以削黜論

守正諸臣

奇自獻号晚全堂服齋遵孫判尹大恒子也官領相戊
午竄北 仁祖甲子寃死後復官 宣廟朝與柳成龍
爾瞻仁弘等伸崔永慶寃論削牛溪松江官○眉叟記
言奇相國事曰 宣祖王子議生 上素不快於世子欲
易世子私問公公對曰建立已久不可動也有大臣居

公右者執國命公遂謝病光海時復入相時事已大变
矣 大妃廢時公極言因出國門竄吉州光海賴公得
立心德之雖一朝放流之示譴而已特召之見國勢已
去東遊海上不復預國事 仁祖反正時功臣私遣韓
嶠試公意公佯聾再问再不荅 仁祖既反正召先王
舊臣而公不拜相識者知其必死也尋陷大獄付處瑞
山陰使人告有变公對獄自言無罪且曰熒惑入南斗
可移於相必殺臣以弭灾時李适叛功臣陰謀曰因不
殺必内應盡出公及士大夫失志者三十七人皆斬之
公以大臣令自處於是奇氏族矣後李相國元翼白

上李賁成貴亦言之 上命復官○荷潭錄曰自獻自
稱箕子後余祖母奇氏即貞武公虔之玄孫也貞武即
奇顯之後也余與自獻言吾系自獻囁嚅曰奇壽全以
上失其吾系觀其色羞以顯為先祖也箕子雖聖千年
之後無所據而稱為先顯雖醜吾代可考而諱為後其
處心如此陷於禍亦有自取者矣顯辛旽黨顯妻為旽妾
○李恒福字子常号白沙益齋之後判書夢亮子也封
鰲城府院君謚文忠○李訥軒思勻試士歸語其夫人
黄氏曰今日試所見抱川儒生李夢亮異日必為國器
且生貴子夫人心知之後十餘年黄氏聞李公喪耦乃

妻以外孫女崔氏生白沙崔氏世稱女中君子白沙生
未周歲乳媪抱游井傍媪睡白沙匍匐入井媪夢長者
急蹙曰兒入井媪驚覺抱之媪後見益齋畫像一如夢
中見可知其名祖名孫也○公生而不乳二日使筮之
賀曰當極貴庚辰與李德馨李廷立同登科人謂庚辰
三李○己丑汝立獄公以問郎周旋其間全活甚多辛
卯禍起松江為首禍親舊不敢問公獨訪話移日人皆
危之未幾効罷尋拜承旨臺官挾前憾將竄之都憲李
元翼力救之○壬辰遼左訛言我国導倭兵部遣黃應
陽来覘公已料之齎辛卯倭酋慢書示之黃帰報東援

之議始决○龍灣素多聲妓從官客居經年多游狎公
與朴公東亮同舍索居初邉報日急公衾被而卧公妾由
中门入公閉门妾立戶請暫面决公曰國事至此不可
顧私及曉赴闕妾突前執帶公拔佩刀將斷帶妾不得
已退公後語妾曰當時若與眷屬戀〻以亂心則必觸
事内顧遂不與家人相見老姊到家而不許面訣遂扈
從其處置自料不如是必失所操矣○乙未天朝遣使
封日本天使楊邦亨願得公為接伴既見曰東国有此
人豈可以外國輕之公見正使宗誠出語人曰綺紈子
必辱君命而已宗誠聞虛驚逃来○戊戌柳成龍以主

和免相公拜右相自劾曰曾賛和誼不敢辜免 上嘆
曰與人同事終乃反覆者李某之罪人也以陳奏使下
丁應泰誣公逐一陳卞閣老等曰好文章明白明白皇
上降旨快雪藴杭士子皆誦其文曰朝鮮李某文也時
公與副使李月沙廷龜書狀黃海月汝一同赴到龍灣
治行海月少時有所眄於龍灣嘗至彌串久留送騎駄
紅西囑作男子樣仍使奴往候中路奴不知男服者是
娘也誤認為獜山僉使歸告白無来人只有獜山僉使
過去傳為龍灣美談至是軍官告公曰行中弓子似略
公戲曰書狀與獜山僉使家親面告此意倘得一張軍

官唯而去跪告于海月曰行中弓子鈌一張聞使道與
犢山僉使相親倘一言彼何敢不副海月厲聲曰循敵
譏余軍官惶駭不知所以後聞知各自绝倒○公嘗赴
備坐獨後至曰適見途中相鬨者僅者捽僧人髮僧人
挽僅者莖不覺來遲諸宰大笑此語雖滑稽蓋譬時人
多尚虛僞也爲都憲時親友一爲延安倅一爲坡州倅
延安南大池蓮花盛開府使之母頻出玩賞頗爲民獘
坡州衙婢潛奸及唱多有害政憲府將劾之二倅之子
皆來謁公悉以停止之意公即招臺官言曰延安之母
奸常漢則劾之可也今賞蓮非臺官所言坡州之母奸

及唱則効之可也今衙婢奸及唱亦非臺官所知也臺
官笑而止　宣廟丁酉申磼曰車駕若幸寧邊最可憂
者無醬也公進曰此所謂申不合醬也公有愛馬癖在
外軒對客內婢傳言曰馬豆已乏公曰喂馬亦令議大
臣乎光海戊午漢陰先削職削職則稱及第公曰吾同
接已及第吾何時及第乎及獻議罷出有村人自言以
身役不聊生公曰吾以户役不聊生蓋公被護送之効
音相似故也其善謔如此　宣庙朝有一貧宰葦移民
家花草恠石窮搜極覓人畏虐焰莫有阻者公謂其宰
曰吾家有極品石假山天下之宝其宰聞而欲之不覺

膝前於席公曰公如嗜之亦何靳也其宰喜甚翌日使
人來曰蒙許怪石願得取來公曰夏思之去傳旧物不
可與人其宰渴甚日謁門願一見如是七八日公沉吟
曰業已許之當任君取去第有許多人力方可運致其
宰大喜明日盡括京江牛馬各司下卒百餘人來請運
石公指示南山蚕頭曰此吾怪石也其宰方知見欺大
慙恚公雅善詼而見其無厭有寓於遂取武庫之義也
其宰即洪汝諄也公與外舅權元帥嘲戲嘗夏月當入
侍公曰今日極熱聘翁必不能堪脫韈着靴似好矣權
公然之及入侍良久李公進曰當此極熱老宰相具公

那不能堪請脫其靴　宣廟極可之乃自領相次々脫靴至權公不肯脫目視李公惶愧踧踖　上意尊前脫靴為難命小宦脫之乃赤足也權公以袍掩其足伏地曰爲李恒福所瞞至此耳　上拍手大笑侍臣皆捧腹

庚子公體察湖南　上使譏察賊節公啓曰逆賊非鳥獸魚鱉處々生産之物難以譏察人皆誦之為奇談○術士李懿信倡妖說漢都氣渴山童請遷都交河公獻議破其妖說曰国綱解弛斧斤亂入今不責紀綱而歸咎於山為山者豈不冤乎○癸丑三司請誅永昌時宰夜見公脅以禍福公曰豈忍屈志負君自辱名義遂執

全息之論及鄭浹就服獻納柳活劾以誤薦請罷公以一奴鞭馬出東門外僦居遂免相前夕公還家不脫朝衣瞪視不語子弟問故公曰三綱滅矣我以大臣寧惜餘生○公退居鄉舍微服遊清平山至昭陽江同舟少輩侵詰来由公曰聞此山水欲托棲而来少輩指一山曰世傳此山浮来故移居者多致富汝能来則幸矣仍相附耳曰此人王圖必納粟也公戯詩曰晩計昭陽下同君老一竿莫憂生事薄自有浮来山聞者捧腹○䟽齋集曰白沙竄北諸褊裨送行其中一人曰相公有何罪吾當以一劍斫奸人爾瞻等之頭以洩此憤相與泣

下鄭錦南曰君過矣若為此而快則快矣史臣書曰盜殺禮曹判書李甫瞻事不先明其人乃止錦南可謂有春秋癖矣○鄭忠信白沙北遷錄曰李延陽曰丁巳公待命於青坡忽急脚来乃按律請也余欲白而嗚咽不忍啓口先生覽畢了無異色夕飯自若夜寢鼻息如雷余待寢憂憤達宵雞鳴先生睡覺召余曰汝尚不睡乎對曰不睡矣仍問死生亦大矣今日事傍覌亦不能自定先生安閑舒泰君子於死生若是恝乎先生笑曰我非不動心者今者始請按律判下後當就理決案後當伏法若見請罪章便自驚動其於三木之下斧鑕之前

何仍復就睡終無幾微色公赴謫過忘憂里嶺詩曰停
風難透鉄心肝不怕西閑萬疊山歇馬震岩千丈嶺夕
陽回望穆陵寒公臨行諸公餞于山壇李五峰詩曰此
地年〻送客帰山冊舉酒奈江蘺吾行最晚當何處無
復故人来別離公和曰雲日蕭〻晝晦迷北風吹破遠
征衣遼東城郭應依舊只恐令威去不帰公謂餞客曰
明年八月當復還来其時相見不相知到北青詩曰古
堠松牌記北青板橋西畔少人逕羣山定欲囚豪傑回
望千峰鎖去程寓北青姜瀜樸家姜家產饒富醉飽不
知人間憂畏事公戲題其板扉曰人生不必辛勤作寧

相但得如姜瀜樸足矣○續雜錄曰公與奇相俱謫北
奇騎둘우리公騎부담公謂奇曰大監逢如둘우리厄
矣奇曰大監到處浮談矣公登鉄嶺作歌曰鉄嶺노픈
재예자고가는져구룸아孤臣寃淚늘븨삼아띄여다
가님계신九重宮闕의뿌려본들엇더리此歌傳播
宮人皆唱光海聞之愀然泣下終不能召還尤齋翻爲
辭曰鉄嶺高處宿雲飛〻何處歸顔帶孤臣數行淚
作雨去向終南北岳間添洒瓊樓玉欄干南藥泉嘗過
咸関嶺亦翻爲詩曰咸関嶺高復高夜宿曉去寒雲飛
孤臣寃淚欲付汝願帶爲雨長安歸長安宮闕九重裡

倘向君前一霏〻鐵嶺爲咸關者傳聞誤也○戊午夏
公在配感疾夢 上宣召入侍金命元李德馨李山海
柳成龍在左右 宣廟教名光海曰某也無道戕害骨
肉幽縶母后不可不廢左右曰請召李某議公悚然而
覺謂子弟曰吾其不久乎越二年卒有人作詩曰鰲柱
擎天〻帖妥鰲亡柱折奈天何北風吹送囚山雨我淚
多於此雨多○公八歲時命以劒琴爲詩公應口曰劒
有丈夫氣琴藏千古音十二三歲負氣好義有踈財濟
物之意成童喜勇善少年之戲母夫人切責之折節篤
學登庚辰科立朝四十年出入將相累登忠籍家無甔

石所著奏議啓辭各二卷四禮訓蒙一卷魯史零言十五卷行于世抱川北青皆建書院○尤庵集曰白沙秉銓循公其一家人南游一處村人謂以此村某人今大政當為某官其人心笑之及見政目果然矣其人大愕到白沙前詰其由其得官者乃漢陰孀也盖其村人結契聚財當大政載而上京無有不得當事乃行賂於漢陰寡妹漢陰為妹所欺而白沙信漢陰故也其村即忠清道德山縣有求仕契云○南溪集曰乱平後公入相數歲而罷既而 宣廟專任小北一隊光海初再入相時勢已無可為公不能匡正間雜詼諧以鎮之物議

不快宋公英耇以太西瓜遺之公曰此殆病我與去推移也及光海削任叔英科一松沈喜壽爭之而公不能爭石洲之獄亦然及永昌之獄漢陰欲守正公謂爲永昌死傷身漢陰先敗後五年 大妃廢歛議辞意凜然竄沒北塞論公者大服盖公壬寅罷相以來好讀春秋禮記見識文章益大進矣○曾孫世弼世龜世長 公考夢亮

它按湖西鎭川縣鞫強盜供案已成牒請正刑捕盜者自持牒詣李公〻致之前盘問捕盜狀得其言色即收傳曰此叛主奴也貧士未討強奴反遭執也詰之果然

金權字而仲号拙灘大成湜孫牛溪门人官資憲淸風君宣廟庚寅科光海辛酉卒于謫所謚忠簡○公爲

献納論鄭汝立心術及汝立叛 宣廟思其言曰金權

公獻議曰納君無過微臣愛君之至誠終始貪恩聖上處變之大德千載之下與舜並稱是臣區區之望也

安在○光海丁巳献議時公年已七十乃為文告訣於
先祠配江界移務安五年都人訛傳白大珩儺礼已行
弑逆公聞之驚倒痛哭終日得疾而卒公孝友出天家
訓有法受業於牛溪白沙漢陰與之相善白沙曰金某
不失赤子之心他日立大節必此人也三人倶以収議
立異被謫相継淪沒

鄭弘翼字翼之号休翁 宣廟科時鄭仁弘誣詆牛溪
公持正論忤時宰嗾言官斥外丁巳廢論守正被竄三
易配所往来道路七千餘里癸亥反正以承旨召進秩

嘉善歷諫院玉署不拜而卒
金德諴字景華号醒翁 宣廟科○廢議立異献議一
斥愛君之心與李恒福鄭弘翼一也十六字被謫出門
曰大舜欺人矣癸亥反正以司諫召官止大憲清白
贈吏判○白軒集曰醒翁為軍器正時車駕將行幸宿
闕外人家其家為祈禱往松岳留一女一婢夜闌公明
燈獨坐女子開戶而入容貌頗盼自言一婢牢睡更無
知者公責之以禮而却之○醒翁初配南海移明川又
移穩城又移泗川公詩曰南遷北謫又南遷兩歲三呼
漢水船津吏不知仍旧罪謂吾隨處作新愆時謫者皆

家屬同往公以為竄人家累同居乃全家徙邉固無嫌至於圍籬與王獄同不可與家屬渾處翌年夫人携家以從而使各居村舍五年至癸亥崇宥後始相聚○後孫東弼判書

李愼儀字景則号居灘　宣廟薦授參奉壬辰軍功典州郡府議持平被竄癸亥反正召復官〻至參判　肅廟朝贈吏判謚文貞墓誌曰壬辰西狩公以微官倡卒征勦丁巳癈母公以散官抗言投荒以一人辦得忠孝二大事皆篤學之力也公閔杏村門人也

金地粹字去非号天台山人光海科府詠守正被竄反

正後復官府使

宋英耉字仁叟号一瓢翁松亭泮後牛溪门人　宣庙
朝叅判光海時廢議不叅謫卒○

鄭昌衍号水竹林塘惟吉孫○公為光海妃内舅凡事
光海以御札密问故初年政有可觀奴嘗往南方帰曰
南方多言国事鄭政丞爲之云水竹驚曰如此則吾豈
得全然吾所荅御札雖落於鍾街無所愧矣及廢議起
光海又以手札問之公陳其不可自此密札不下癸亥
聞変將赴闕问子廣成是誰所為對曰不知何人而金
瑬似當入之矣問何以知之曰曽見向國有悖慢語矣

公以昏朝戚里難於免禍而　仁祖審知其賢故命勿
問公退居水原功臣輩尚多疑之密送譏察一日有僧
来與奴輩多介危言公傳送於官時完豊爲府使笑而
釋之公畏約遂還京第陽坡家中　仁祖忌辰雖小兒
輩皆令食素曰若非聖德汝等豈生乎云〇子廣成廣
敬孫太和致和
洪可臣字希道号晚全堂閔杏村门人禮判謚文莊光
海朝退歸祀牙山院
吳允謙字汝益号楸灘牛溪门人官左相母李氏夢大
星入懐而孕公〻歿前數月公夢大星自其懐中飛去

宣廟壬辰松江體察湖南辟為從事蔭官佐幕自此始
薦授平康時鄭寒岡爲巡察到江陵謂府使曰平康自
稱儒者簿書不及期吾欲杖之曰公到平康不問是非
捽入杖之可也若接話則不能杖也鄭曰豈有此哉及
到縣招見朵止端雅言辭詳敏隨所問如流鄭不覺心
服促膝達夜談理喜曰眞金玉君子也還到江陵謂府
使曰公言果然船遊鏡湖歎曰恨不得與平康同舟也
以公事召之留數日待至盡歡而罷丁酉設科公年晚
不欲赴尹相昉時爲鐵原以書勸之僶勉入京遂登第
拜天官郎牛溪被劾公以門人自劾適仁弘侮毀二賢

公極陳斥邪出按閑東修魯山墓〇光海丁巳爲通信
使將還閑伯例贈物及受公筆跡者白金贐行累千並
置對馬島以一柚子置袖中及渡釜山投海中從事官
李景稷見公投柚曰吾愛劒求一寶刀而未何顔持此
歸即投之對馬島以公所置銀貨送東萊使傳送使臣
處府使啓聞光海命用於都監譯官往取來問于李曰
取來之時何以爲辭李曰以我爲已死問于公〻曰以
使臣受之爲言勿言國家取用聞者嘆服〇公回自日
本倭使來問貴国如吳公者幾人荅曰未易數倭使笑
曰貴國雖感人才定不過一人而已〇癸丑獄起杜门

削迹戊午以不赴庭請〻竄待命郊外數年○壬戌充
進賀使時海路多椱遇風舟幾覆公危坐題詩粧房曰
一死已前定到此复何疑從容歛襟坐待命盡時竟無
事公於圃隱彌甥也使日本朝金陵同歲月人益奇之
癸亥反正拜大憲上問色鬪得三戒孰難對曰色最難
上曰予以戒得爲難對曰不必盡惑妖物夫婦之間不
以禮接是亦不善戒色　上改容曰卿言是矣○公爲
吏判以吳姓人首擬齋郎　上問何人對曰臣之族人
奉臣先祀者　上即落點政畢宣醞公醉伏泣曰國將
亡矣　上曰何也曰臣以私人首擬旣承面問不敢不以

宗對 殿下恩點是拘於臣之顏情而不以正道責臣也在下者先失其道 君上又失正道不亡何為 上和顏而笑之○公力言元宗追崇之不可而免相及祔廟也以都監捴護人問其故曰追崇非古當初力争大臣責也朝廷定礼承命供職人臣義也○乙亥雷雨穆陵崩誤傳震擊公往審啓曰雨也非震言者以咎諱灾訛言不息公出居江上 上斥訛言人公復上劄陳戒治谷三官記曰史官所記分黨以来尤不公吳相之卒書曰允謙死去爵去姓盖其所貶穆陵奉審謂非雷震之罪云○蔡振後等疏斥牛栗公申卞乞退自此無意世事

不與人接深坐一室 仁烈王后喪公引古禮追定服制以揔護勞悴或勸辭公曰國母未葬豈可言病〻劇謂子弟曰吾遭聖明不能挽回世道於國無功於身無德葬用儉勿立碑○享龜岩院○孫道一號西坡幼時遊戲壯洞水閣諸名官會集問曰爾是誰家兒曰吾乃楸灘孫公輩不知灘爺耶諸人異之問能作詩否曰若飲一太白則可矣即舉觴屬之以三韻之應口曰樓頭醉卧吳挺一松下吟詩柳道三諸人責用長者名荅曰吳挺一柳道三相會出韻三字安得不爾一座悚然又一句曰雲愁九疑月千古水滿三湘秋萬里趙松谷復

陽大奇之竟有東床之選
李廷龜字聖徵號月沙樗軒石亭之玄孫也十四魁陞
補乙酉中進士庚寅登第○公生之朝有虎守戶外人
皆驚避及生乃去八月學語便知文字六歲姆抱坐门
外見醉人過前橋時楊花飛笛聲起公之父曰汝以此
爲詩公即曰扶過小橋外楊花爭亂飛何處數聲笛吹
来醒醉耳士稱神童七歲同里奇自獻年相近見公帶
獘鮮錦帶與之不受人問其故曰奇帶不可受也盖見
其不正處也○宣廟甲午爲弼善時天將楊按察倅至
上蓍黃出接不及召譯官公往復傳語楊曰春坊學士

鮮華語如是耶 上曰不料某才至於此也〇光海癸丑
延興既死公曰悌男雖云逆死父子之倫 大妃安得
不服大臣以此獻議公謂鄭守夢曄曰 大妃殿朝謁
雖停今日豈忍無問安遂詣問安爾瞻以此論罪罷丁
巳不參庭請削黜初公不赴庭訟儒生金瑩疏請先誅
盖瑩即湖西人其母公之族也聞公被罪遣瑩来問到
京為筠所迫為此疏及謁公座客失色瑩問始知之乃
哭曰昨到邸許判書出一疏令呈之曰當有好事宲来
知疏中何意也聞者傳笑〇天使熊化以詩贈公次之
熊曰字〻唐人魄臨別出涕且曰皇華集頗得鸞翔鳳

者翁之文爲序公辭以不敢擅爲竟承命以製○壬戌冬
合啓論李貴金自點是夜南以恭自希奮家来言禍機
且發可急鮮之公即見希奮極言李貴無他狀希奮動
聽事得已子白洲明漢吏判玄洲昭漢刑叅白洲子青
湖一相禮判靜觀齋端相副學玄洲子東郭弘相刑判
梅磵翊相吏判東里殷相判書
李直彦初名時彦字君美号拙庵官貳成孝寧大君之
後 宣廟丙子科 仁祖戊辰卒年八十四○宣庙壬辰
以統禦從事入朝龍灣時湖南守有餉夏扇者公具疏
自劾或以爲過公曰此何時耶乱朝悚然赴遼請餉時

盛寒譯者進年被公驚却曰君父在草莽臣子敢取煖
宣廟時在諫院陳斥和復晉之議時追加松江罪公與
朴東善申欽等極言其寃大忤時議久置散地光海戊
午不叅庭請待罪郊外五年扃其室曰拙庵人或問其
貧致饋輒却之○仁祖甲子吳允謙啓先朝所選廉吏
六人存者只李直彥李元翼也李廷謙曰光海營建宮
室大夫多令家僮應役取直李某獨不肯曰縱不能諫
忍助其役乎云〻命超拜貢成每歲賜絮米肉○婿金
光煜
鄭曄字時晦号守夢嘗夢朱子授手書示盈天盈地勿

忘勿助八字仍自号龜峯门人 宣廟癸未科八典州
郡五長憲府至崇政仁祖乙丑卒年五十三〇公十六
委禽李鳴谷山甫土亭亟稱之學於牛栗之門性至孝
喪三年不脫衰絰淚目成腫先公夢夫人曰吾兒將失
明何不救母夫人驚視用藥乃瘳母夫人毀幾滅性公
泣請從權伏哭庭雪三晝夜不絶辭母夫人感而從之
癸卯奇自獻嗛公不詣已出補鍾城公修學校敎詩礼
鍾人挾冊始此時胡虜數萬至城下公固守七日賊解
圍去只一人被擄自獻文致成案竄東萊乙巳放還〇
光海壬子以知申進諫曰邇臣有以內言出外為戒者

臣以外言入內為憂羣小側目癸丑搆一疏欲進毋夫
人泣焚疏不得上仍辭職祿戊午庭請公吏隱佈免因
事罷歸○公與李芝峯睟光斂跡圻甸寒暑不開門家
人惟聞謦咳聲時光海舉公及芝峰名曰秩高宰臣當
此主辱之日無意陳力人臣之道果如是乎至壬戌又
曰一切不仕未知其意并令招集公陳疏待罪親老未
能離側云終不起○仁祖甲子适變守城去邠未有定
計大臣以下莫敢先發公厲聲曰存亡在於呼吸此豈
大臣囁嚅時耶都城潤大難守江都在海中不若南幸
公州召三南士馬圖恢中興 上即從之賊平加三階

正憲拜都憲○公嘗夜對陳戒某事爲私某擧爲私且
閭閻之女在宮中廢朝宮女復入禁中請皆出之 上
嘉納之○公積勞成病詣闕猝中風沐浴更衣而逝
李睟光字潤卿号芝峯孝寧大君之後兵判希儉之子
宣廟科官吏判 仁祖戊辰卒年六十六謚文簡○公
兒時雪詩曰庭前有月松無節檻外無風竹有聲人謂
神童○南安琉球使見公製於中朝無不稱誦見日本
被擄人曰爾知朝鮮有芝峯乎壬辰亂後十年文廟尚
未建公爲大成始請營度告成○著類說○子聖求議
政敏求副學

柳根字晦夫号西坰 宣廟朝賛成晉院府院君典文
謚文靖光海癸丑退歸 贈領相享槐山祠○孫命天
命賢
李春元字立之号九畹咸城君從生後 宣廟朝科官
同知 仁祖朝卒光海癸丑政院欲斥趙濈明倫疏公
以承旨坐強争罷乙卯賊臣請去 大妃号盡易東朝
儀内外不敢不從唯公獨言奪公職○辛酉以宣慰迎
詔使于安州忽中風舁還癸亥反正朝議欲與便地養
痾公曰男兒行或不可起植而行匍匐向人乎遂不復仕
○子楚老孫之翼

洪履祥字元禮号慕堂閔杏村门人　宣廟朝魁科官
叅判光海乙卯卒〇豊山之洪麗朝僉議洪崖侃之後
入我朝襄徵司勇脩以武出身慕堂即其子也孝友文
識崛起零替爲世名臣四子二壻皆登科赫世富貴人
皆艶稱〇壬辰以副學扈駕面陳嬖竪干政請斬　上
變色〇嘗斥汝立背師又斥任袞朴汝樑又論趙挺聲
小側目號松留帰松楸後聞國事日非涕下沾襟曰願
早死不見此景像也〇孫柱元永安尉
李好閔字孝彦号五峯金慕齋门人　宣庙己酉進士
癸未魁科典文判樞延陵府院君　仁祖甲戌卒年八

十二○公七歲通經史一覽二百人榜記其名不錯壬
辰奏諭皆委公〻遭艱 上命奪情曰詞命係国存亡
非有文不能詞鋒豈下於戰鋒耶嘗爲儐相顧天使書
烟鎖池塘柳一句送之使和公易之欲對權石洲曰此
五行不可對公悟而謝還之天使嘆曰東國有人才矣
丙申拜大憲駁王子盈奸狀 上曰父子之間人所難
言卿乃言之風采可想也○光海壬子獄起被逮得釋
仁弘請遠竄公待命郊外七年癸亥反正以先朝耆舊
特優禮公與一時諸老倣洛社耆英會皓首尨眉肩輿
往来望之如神仙壬辰乱後錄勲殆半朝漢陰辞勲漢

陰嘗戲公曰公何往而不爲政丞公荅曰公何往而不
爲功臣一時傳笑公嘗鑷白漢陰曰位至崇品何望而
鑷白耶公曰殺人者死白髮好殺人故除之漢陰大笑
鄭經世字景任号愚伏學於西厓二十進士二十四文
科官吏判癸酉卒年七十一配享道南書院○宣庙壬
辰公募鄉兵捕賊中矢墜崖母及弟皆被害召募兵粮
謀復讐時仁弘起鄉兵賊退猶擁以自衛公言于李延
平論之仁弘嗛之及爲憲長効公○甲午　宣廟講易
问程傳卒義異同公以條撰對曰邵子承穆李之傳大
爲發揮然後讀易者始知三聖之辟皆出先天朱子卒

義亦明乎此耳程傳雖不釋先天之畫而於經旨微奧
在學者則程傳尤切矣 上又問揲蓍之法公令內侍折
枝以來信手揲扐若不經意而進退多寡一皆脗合上
驚異之以國士稱之○戊申爾瞻欲誣柳永慶使李惺
弟憕見公請踈論公不聽又書勸之公答曰道不同不
相謀憕遂使仁弘爲之○龍洲集曰光海乙卯愚伏下
理光海故遲其決以待贖鍰門人舉後漢魏邵事質之
寒岡寒岡曰無害古之人有行之散宜生是也公聞之
與書曰古人爲之與今日事異君子愛人以德若斷置
道理爲之請與諸君別○金直哉獄公被逮光海見所

搜文書中尋常書札語及君上必别行高書雖諺書亦
然光海嘉之曰安有敬謹如此而黨逆者乎遂命放釋
癸亥反正以副學召還○愚伏嘗赴擧路由丹陽夜失
道投山谷間茅屋見一老人謂曰科第今年利矣但從
仕後不免三入牢獄仍曰此後七年國有大亂後三十
三年有大賊從西起子皆親見之夜深愚伏就睡曉起
視之不知去處問其家人則曰其人稱号柳生員愛此
山水或往來云是年愚伏登第乃丙戌也壬辰倭寇甲
子适變丙子虜乱甲申大明亡愚伏以李震吉事金直
哉事金夢虎事逮囚經年嘗有詩曰賦命每嫌三不幸

行身何啻七宜休東華久作紅塵客欲向丹丘訪道流
愚伏貧甚嘗於仲春行時礼招主饋子婦问之對曰唯
有栗種數斗愚伏喜令舂之供粢盛○閑居漫錄曰鄭
愚伏少際入科場見一少年善製善寫把試紙展看之
際旁有一友挽袖請倩寫誤以墨瓶觸試紙墨汁淋漓
于紙上少年笑而棄盈之即以其所製移寫于其友之
紙鄭不勝嘆服問其姓名乃吳百齡也
李時發字養久号碧梧軒又漁隱梧村大健子申晚退
軒壻李西溪德洲门人　宣廟科官判書　仁祖丙寅
卒○公父梧村遊太學人謂館中顏子早孤年二十一

登第登巳以槐郎接天将駱尚志駱曰如某才智求之
中國未易得也甲午入翰苑論解松江冬以白沙薦以
華服從陳遊擊察賊情于行長陣中丙申以巡接使討
夢鶴○先海壬子獄與愚伏同被削黜丁巳庭請不參
被論癸亥反正以刑判召還帶三南都巡察爭南漢山
城立朝四十年清慎如一○子慶億右相慶徽吏判
龜川君晬字明遠中宗曾孫丁巳與錦山君伏閤抗疏
竄順天有詩曰爲國丹心白日明孤臣一死等毛輕封
章直欲扶宗社肯恨今朝瘴海行反正復官子孫多名
士人

錦山君誠胤字景實号梅窓 太宗玄孫也龜川孫文
與筆皆公手也南海荐棘南海古未嘗雷霆一夕忽雷
雨天地昏暝公所居棘籬洞開其鎖鍵亦倒人謂公忠
精感天
李昌祿星州人有人之無良我以為君之語仁弘上變
鞫殺之華星州僧解寧過吏判趙挺家言時事曰薄天
倫殘同氣挺入告鞫殺之
劉希慶号村隱閭巷人也能詩禮與甫瞻親厚廢議後
絶不往来一日遇於路甫瞻曰甫近日何絶我劉曰小
人有老母方事供奉何暇踵公之門耶甫瞻大慚云○

李原州綿國棄官帰時年二十二作北風歌以刺羣小
嘗醉逢正言韓正國於道呵喝滿路公就把其袖而唱
北風詞當街嘲謔傍若無人

戊午秋八月許筠伏誅先是丁巳冬禮佐竒俊格疏曰逆根
實是筠巳酉筠謂臣曰義昌吾欲立之為汝父所沮辛亥曰
两屍鬼出立大君而 大妃垂簾云〻两屍上及東宮也又曰
吾指揮延興成事之後殺延興使吾之權無上而挾 大妃
令一國方是高手段云〻筠為公牧時食客沈友英尹繼榮
李再榮也筠嘗慕鄭道傳取道傳詩為東文選首題又取友
英詩入其中癸丑後筠嘗曰吾有福南下時贈友英詩盡持

去故吾則免禍矣筠命字年甲曰石仙盖取黄初平事而每曰今英雄惟徐石仙云又曰賊檄吾作而吾使友英不言故吾得免又每言甫瞻家有蛇大頭直哉永慶之鬼云不久必敗後乃投托甫瞻癸丑秋間臣問曰前何言使 大妃垂簾議而今何言廢之也筠曰矢落處立的云云又曰吾若當權而 大妃聽政則吾爲害食其亦非難事云云盖筠不輕淺則臣不得聞筠之言今則渠亦悔之必欲滅口乘機搆陷云云筠疏曰臣力主去禍根之論異議者欲殺臣久矣今因奇家之惡㗖呈凶疏渠若聽之何不早告而乃發於渠父獲罪之日乎請與奇自献下獄對卞云云合啓寀有是事則筠爲大

逆誣告則俊格爲大逆豈可掩置答曰徐當介落至是筠使
其黨河仁俊曉見持平韓明勖曰有匿名書粘崇禮门時天
尚未明難見文字明勖心疑之俟天明詣闕到崇礼门見壁
書果如仁俊所言乃請鞫仁俊仁俊與玄應旻引服就獄甫
瞻恐鞫筠則辭連於渠請直斬于市金闓杖死元悰李莊等
竄癸亥反正後皆斬于市

許筠字端甫號蛟山曄之子也早年作讖記傳于世皆
凶悖之語文章獨步於一世輕薄無行見棄於士流光
海政亂附會甫瞻譏亂宮禁驟躋叅贊遂生不厭之心
投書慶運宮欲起大獄又使白大珩因儺礼欲害大妃

又嗾無賴日上凶疏又主遷都之議添入讖文語曰一
漢二河三江四海河者交河之謂也使一國騷擾愚乱
戊午虜警住我國逼近建州人心洶懼筠詐作告急邊
書又作匿名書言某地有賊某日當發恐動城中每夜
使人登山呼曰西賊已渡鴨綠琉球之人來藏海島人
能出避則可免又作謠曰城不如野野不如越人心驚
懼莫保朝夕至是謀逆伏誅○日月錄曰筠下已回自
京師曰中原有林居鏝錄宗系之誣尚未雪光海即令
筠往下筠載珍賄以往僞署彼此御宝光海大喜設增
廣陳賀上尊号曰叙彝立紀明誠光烈沈相喜壽曰前

已昭雪今又何卞筠御之誣斥之沈相出门賦詩曰出
官非是棄官帰田首江山何處依欲買小舟無斥倆傾
箱惟有舊朝衣○㐂傳作水滸傳人三代聾啞受其報
應為盜賊尊其書也許筠朴燁等好其書以其賊將别
名各占爲号以相詭筠又作洪吉同傳以擬水滸其徒
徐羊甲沈友英等躬蹈其行一村薤粉筠亦叛誅此甚
聾啞之報

已未天朝征建虜徵兵於本國以姜弘立爲元帥金景瑞副
之發二萬兵赴征立投降宣川郡守金應河死之詔本國爲
援光海遣校理李涔于楊鎬軍门又遣朴鼎吉于京師定奪

而未鎬移帖曰李滲賫到王咨辭若覘望志不堅定旣憂疫
倭之乘虛又憂奴賊之奔突談虎便已失色穴外何能得子
朝廷若知必數王之不忠故慜勞咨告相議窃謂勦賊非止
爲 天朝亦爲王國也須思擊楫斫案勿爲鼠首狼跋兵機
貴密尤貴於速云云光海以弘立爲五道都元帥平安兵
使金景瑞兼副元帥李民寏李挺男鄭應井爲文武從事官
分京圻兩西兩湖兵馬二萬餘名送西邊嶺南嶺東送北邊
又大取武科三千人添送西邊是歲正月楊鎬與諸將北伐
定師期劉都督綎喬遊擊一琦等率弘立景瑞民寏武將李
一元金應河等入虜地到富車嶺前行我國左營次之中營

又次之右營在後喬刘兩兵大敗賊兵與我軍相值時應河隷景瑞標下爲左營將指揮手下軍三千擺陣告急於弘立協力迎戰賊騎數千横截兩陣右營將李一元先遁一軍潰裂賊兵蹂躪欲殺大勢賊約五六萬對陣於一里外抽送精銳馳突直犯左營應河軍一時放砲胡兵退却俄而復進多有空馬奔逸此皆中丸死胡之馬也如是進退者三喬游擊敗還中營見相戰之狀彈指而嘆曰平地上以步軍支吾鉄騎乃如此朝鮮兵可謂好利兵稱不容口未幾大風忽起烟塵四塞銃丸飄散不得放丸戰兵乃闌入陣中應河獨依柳樹下射必洞札賊皆應弦而倒所殪多虜貴將虜甚秘之矣

且盡手劍所擊殺尤多身被重鎧矢集如蝟猶莫能傷乃大
辨呼弘立景瑞曰爾輩其可負國偷生乎劍遂折張空拳有
一賊從後投槊仆地而絶劍柄尚在手不舍怒氣勃勃不敢
近前先是弘立等送鄉通事河去國于虜中至是賊兵先呼
通事應河不應而力戰死之左營千摠申忠業中營炮手金
忠男出身韓忠立教師慎奇男韓弘去等從陣上逃還鄭應
井李長培自虜中還傳其戰沒之狀時劉都督陣沒喬游擊
自殺左營千摠永柔縣令李有若雲山郡守李繼宗亦死之
弘立一元景瑞等皆降虜請元帥弘立着綠袍毛冠而去云
初光海授弘立密旨觀變向背弘立到虜境密遣通事于虜

以傳我國不得已送兵之意云後景瑞潛爲日記錄彼間事
情欲送夲朝弘立發告于虜景瑞遇害虜欲通我國留弘立
只送一元民寘皆收用景瑞後因本道人上疏伸寃復官
金應河字景義高麗名将方慶之後鉄原人　中朝追
封遼東伯　本朝贈議政　宣廟癸巳兵荒父母俱沒
公與弟應海相依爲命篤孝友一邑稱之身長八尺射
藝絶倫柔止安閑無武夫麁悍氣乙巳中武科朴承宗
發薦爲宣傳朴按湖南以軍校從時丁　國艱朴餙所
管勿近酒色帳下人鮮能倖行循将軍律已謹嚴深河
之役與家人訣處置後事封印信與郡吏曰我必戰死

不可佩往弟應海欲隨往將軍以為兄弟俱死無益固止之將軍初行未踰嶺有老嫗過而言曰師不可踰嶺盍姑止將軍以為不祥收斬之遂踰嶺師果敗神蓋先告而將軍已決死豈可止哉其後胡人嘖嘖曰柳下一將雄勇善射朝鮮若更有此輩數人不可敵也又一胡言死者日久屍皆腐惟柳下一將顏色如生右手握刀柄不鮮乃甫將力戰者也○宣之人言將軍能一食大牛脚得胡馬小絶驟者騎而馳之自於馬上脫兜鍪櫜鞬投地跳下馬一一取之復跳上馬其勇如此軍民既服將軍之能且俗輕建虜皆曰墨綽可莫虜之故老弱

悉從將軍以此宣民之死爲多金鐵賢以知印隨之方將軍依柳射賊時鐵賢伏將軍甲裡給矢〻盡曰矢房空矣將軍曰汝欲走乎曰請與將軍俱伏一劒遂死朝廷復鐵賢子孫十世又於龍灣立祠畫將軍及鐵賢像於其側丙子亂虜焚其祠○朝廷命記將軍行蹟及輓詞謂之忠烈錄行於世朴鼎吉詩曰百尺深河萬仞山至今沙磧血痕斑英魂且莫招江上不滅匈奴定不還

續雜錄曰　天朝遣差官祭略曰巡遠不死仙李無臣天祥不死屬豬無臣將軍不死寡人無臣將軍雖死於一敗不死於萬古贈以遼東伯云〻南夢囈集曰世謂

明追封遼東伯妄也有村儒擬作追封誥文趙慶男記
之遂以訛傳宋時烈作應河神道碑遂稱遼東伯云云
青野漫輯曰慶男與懷川俱是并世而耳目之者懷川
該博豈無所聞爲此垂後之文夢囈之論未免索瘢之
太苛也
○建州聞見錄曰己未深河之役被陷軍卒幾皆走回餘存
皆作奴僕絶無爲軍兵者胡中相語曰虎豹亦可馴唯朝鮮
人不可馴云
○撻奴移書請和送我武從事鄭應井及景端子得振等以
来其書曰後金國汗（蓋可汗之汗也）奉書于朝鮮國王汗於南朝有

七宗惱恨因此痛惋不已 我料南朝必不我養故作犯昔大金大元並吞三吳此樣之事我皆詳知作犯之事不是我昏暗之致乃有犯大國皇上之意青天豈不鑑察天何祐我況我臉面豈大於南朝皇帝臉面耶 又曰今我念兩國自前和會之情故將朝鮮將士餘員活才 來此看〻國王之情姑留之然天下何樣之國獨在而盡滅小國之理乎今國王念我兩國無毫絲之怒因於前好同恨南朝或脫我以助南朝何必復弃之故奉書以誤國王回音天命三十六年月日天命汗借号也文理不續與壬辰倭書相甲乙俗言倭言胡言不可詳者此甫弘立亦付密啓来近日滿住與諸子諸將日往

敎場試閱城中家家器械不久將犯遼東云遼人大海曰去年白氣貫國亦見之乎滿住初見白氣曰朝鮮日本兵必來云果是貴國兵來曰日本兵我國可以借來而今之出兵寔非本意故不為云胡差往來咸鏡言北道諸部落小無朝鮮之侵犯滿住以為出兵非其本意也滿住之妻妾及諸子諸將皆勸通於我國我国之物最以為珍者綿布白苧布白紙畫席獺皮粧刀食塩大米○應井招初五日被驅去初六日到虜穴老酋坐三间厅上着黃袍錦衣左右姬妾三十餘人環耳羅列者二千餘人盛設宴具招两帥立於五層階下使之行礼弘立曰吾等我國高官不可階下行礼往復再三始

許上階弘立等行揖㑹怒曰爾非使臣是投降人待我如此
是侮我也遂行再拜礼云〇光海命爾瞻製荅胡書爾瞻疏
辞曰建虜逆天犯順責我以如事上國是果交隣之比乎臣
寧斷指焚筆不敢從命批曰卿以一張劄子能禦長驅之賊
乎東里小說曰光海與爾瞻密使弘立觀勢向背故弘立降
虜應河獨力戰死自朝家廣求詩篇刊布以流入中國者其
意不專在於褒其人之義而寔欲掩其密教之迹故爾瞻之
劄亦原於此痛矣〇遣平監軍官梁諫于虜中荅書曰朝鮮
國平安道觀察使朴燁奉書于建州衛馬法足下惟我兩國
俱是帝臣同事天朝二百年于玆不晶近者建州與 天朝搆

釁兵連禍結豈但隣国之不幸在貴國亦非好事 天朝之於
我國猶父之於子父之有命子敢不從乎來書曰若犯大國
青天豈不鑑察此心足以保安業而荷天休自今復懷好音
則 天朝寵綏之典不日 誕降兩國各守封疆相修旧好豈
不美哉學官朴希賢所製也酋荅書有曰天朝寵綏之典不
日誕降等語必南朝所言也夫南朝素常誇言哄諭孤甚厭
之何據南朝之言而差朝鮮之人也要與孤斷然同機則我
兩国冩盟書殺白馬祭天烏牛祭地方可爲信弘立別録有
曰酋與諸将議我國事第三子曰朝鮮與南朝情同父子且
無送物擧兵以擊可也長子貴永介怒而起酋呼問之荅曰

與南朝相戰不可不與朝鮮和酋曰當從汝言差官之来無
送物酋之妻妾諸子家屬無不缺望云降唐人李永芳佟夢
真與弘立往来言笑自若酋黄袍騣蓋往来無常八將一老
酋夲姓崔癸丑生二貴永介奴長子三多乙舍所吐里第小
乙可赤長子四亡哥土奴次子五弘太始奴第四子六豆斗
奴長孫七所道里奴侄子八阿斗奴從弟云○投降人虞候
安汝訥昌城府使朴蘭英持胡書来胡書有曰今日之事無
他不事南朝子子孫孫永結盟約踏印國書使高官人入送
則當留其人于此亦使我國人員送貴國闕內與政丞談話
而祭天祭地歃血為盟後元帥以下軍兵盡為出送各弃弓

兵只以一鞭往来
庚申陳奏使李廷龜赴京時朝京使臣報天朝徐光啓搆夲
國與虜交通故將以監護朝鮮来光海大惧曰庭請不忝雖
有罪此時何拘常規李廷龜差陳奏使廷龜至京師下白洞
釋○月沙在京時左諭德桂河汪煇等求見私藁月沙錄道
路紀行詩百餘篇與之汪大喜刊之府啓曰廷龜以悌男親
切之人不忝庭請而反欲誇張已作爲他日啓亂之資請拿
鞫月沙至延曙不得入光海促之郊迎勅曰數奏快下使乎
使乎後壬戌天朝梁之垣以監軍来將遣接伴光海教曰悌
男之爲若德久矣凡陷人之計以悌男爲機穽汔可休矣李

某重臣也接伴非此人不可速發送兩司遂停啓
是年七月 萬曆皇帝崩 泰昌皇帝立継崩 天啓皇帝
立時有傳說 皇朝殿樑上大蛛蔓絲作字云十國帰盡後
申丈是英雄青丘與赤土遑々守空城未知其意云
辛酉二月虜陷遼東城賫畫使李時發狀啓避亂唐人席捲
出來自玉江至獐山上下島嶼扶抱号哭云〇夏兩詔使到
京從水路帰遇風十一隻所載卜物盡渰云〇義州府尹鄭
遵啓賊乘勝長驅則我國防禦甚疎接待天使為餘事調兵
禦賊為急務火速講究毋使臣枯死一隅孤城云又報云越
邊唐人奔波爭渡投我蘭子島及威化島曰一番剃頭便作

㨗子他日官軍不下真假而勦滅死當為寃鬼不得不来投
項刻之命云○皇朝王紹勳移檄我國請援兵以討暴乱○
體察使李慶全往江華審行宮形止○義州人張懿範亦告
府尹鄭遵逆狀命拿鞫懿範○義州客啓劉賚畫國縉召募
鄉兵萬餘監軍曰吾等勢弱必結朝鮮可保一隅國縉曰上
年朝鮮雖曰助我深河之役我軍順賊殺我劉將今雖請之
不過陽諾陰背適足敗我事而已自守則可請兵則不可云
賊入鎮江再送書又称大金國駙馬王李永芳恐喝特甚永
芳降虜為其壻云○遣滿浦僉使鄭忠信往還虜中○令三
南致勤王兵各三千名皆會水原明年二月罷遣○時邊事

日急分送承旨于諸道設科取武士凢取萬餘人榜号萬科
時遼城既陥中外洶〻廷議元帥非韓浚謙不可遂自謫起
拜都元帥開府中和以韓明璉爲巡邊使兼龍城府使明璉
起自行伍倭乱屢立功遂知名
壬戌時虜搆祅於 中朝通好于我國我國不欲見惡於虜
未嘗助兵於 天朝至於避乱唐人亦不許接毛游擊董卒
水兵欲復鎮江請兵於我亦不諾王妃上疏〻意甚切朝野
賢之○續雜錄曰中殿柳氏諺疏略曰奴賊與我國爲好非
愛我也我與 天朝協力征討則渠之對敵之力分矣比於
我国無限致誘我亦不欲見忤於彼不助 天朝今聞毛遊

擊恢復鎮江請兵我國亦不快諾倘賊追逐盡殺則我国誤天下事矣豈可不惜哉 上意不欲得罪於 天朝亦不欲激怒於彼賊欲爲兩全天下事須專於一決無兩利之理不得已彼賊增怒爲讐君臣上下期以一死與天兵合戰雖未滅去奴我不失天下大義不其可乎竊見春秋史記陷国有患莫不相救況父母之國乎追思壬辰 天朝救我感淚自出矣歷覩古史宋與金講和終敗亡我國循其轍未知何爲也岳飛以五百殘兵大破兀朮謝玄以八千兵大破苻堅虞允文大破金主亮我国雖疲精兵一萬可以辦出而朝廷無憂國之臣邉鎮之干城之將自上又無奮發之意誰能爲國死

於戰乎且我国雖與 天朝協力致討將士效金景瑞姜弘立等必不發一矢矣邊方將帥以不討賊如我憤惋必疽發背而死矣水路往來甚危方物雖未載持但陪表文而去聖節冬至皆可往而經年不送二百年事大之誠歸虛使臣譯官之厭避何可計乎云云 時虜陷瀋陽遼東朝天旱路絶詔使由海路歸我使柳澗朴彝倫鄭應斗相繼渰沒唯李稀先（朴彝叙恐非倫）李必榮得歸自是不送○日月錄曰海路不習使行皆渰沒吳允謙之行亦無消息人皆以爲必死差使臣以失時之人擬望以爲愴却之地得命者必納賂于金尙宮權偉等必免乃已時李顯英方屛退使行連四五負皆遞乃及李即出謦

光海嘉之曰水路之行人皆厭避此人獨擔當其為忠無異
吳允謙及到海中遙望片帆自中國來船人指之曰此朝鮮
船樣及到果吳公倚舡大嘆曰吾在彼時度本国使命近當
入來〃者必令公矣今果然矣時赴京人復命必載中國宝
貨獻宮中吳無私賂主嗛之不許延勑吳遂滯靜土村明年
反正後以大憲入來○荷潭錄曰萬曆庚戌余以書狀赴京
聞見事件論遼東入貢路西北逼虜跋扈此路必先壅我朝
朝天不可專忘水路辛酉虜陷遼東赴京使取海路相繼渰
死時余謫在寧海任踈庵寄詩曰如何忘海路關外虜頻圍
此語從誰出多君早見幾余步韵答曰海上舟如馬燕雲轂

合圍清詩如喚寐億中愧知幾
是年三月胡書来大金國汗書與朝鮮國王知道南朝為父
朝鮮為子朕征甯父南朝甯自恃強逆天行事為南朝助何
益云〻九月潛送文希顔于虜〻不受贈遺恐喝多端希顔
見弘立而還○初遼東城陷時軍门標下毛文龍脫身浮海
到龍川招集遼民斬賊將佟養正仍留鉄山宣川间辛酉冬
虜渡江襲毛將于林畔舘毛走免是年監軍梁之垣奉勑諭
我国協同毛將恢復遼瀋陞毛將都督開府椵島号東江鎮
遼民来帰者分置蛇島等處天朝推官自椵島奉勑来光海
称疾不見留置開城府逾年○初文龍留宣川猝遇賊府使

李尚吉極力蔵護俾得脫免後文龍拠椵島作孽李爲平伯
毛將雖於驕暴之際待李則極厚故朝廷頗頼此時唐人之
被擄者虜令跪坐授箭不彀則使拔箭未納唐人自拔箭拭
洗跪進賊又射之許多唐人雖知必死一承指揮至死不敢
誰何如失魄之人云〇經略熊廷弼分付我国括選鋒軍熊
經略大敗奴賊酋之二子死焉就擒幾數萬人李英芳領真
㺚三千以遼東孤弱調回㺚子一〻咸集遼東鎮江但有牧
馬假㺚云

先是丁巳進士尹善道疏論李爾瞻以官爵籠絡搢紳以科
第收拾儒生作逐李元翼李德馨沈喜壽而與朴承宗柳希

奮同爲國戚陽爲和好必欲中傷又曰金悌男路人所知元
翼輩誠非病風何心由護乎又言希奮不論甯瞻之罪云云
合啓同果尹惟幾誘其子善道上疏父子並安置日月錄曰
當時君臣之罪無大於薄 大妃搆寃獄非徒無一及此至曰
悌男路人所知言危而失其正者此等疏也青野漫輯曰受
希奮旨爲此疏而并論承宗希奮以掩其跡時幼學李泂疏
救善道斥甯瞻龜川君晬錦山君誠亂疏極論甯瞻之罪並
被竄至辛酉春幼學申之益疏論甯瞻奸凶比於王莽趙高
且言甯瞻詐剳斥和彰 殿下惡名傳播中國云幼學李擇善
金濯崔益丁應琢安東進士金是樞等二百餘人請斬甯瞻

三司合啓爾瞻巨奸黨也景禧之獄罪関宗社而曲庇於後
至於逆筠卵育其家而力主徑刑恐其辭連於自己也天誅
鬼戮自知難逃詐上作和之劃陰售賊君之計飛語 天朝
嫁禍我國云云李偉卿天地間乖氣所鍾也逆筠謀逆之日
密通其家文書預先藏匿陰圖凶逆云云朴鼎吉曾爲悌男
婢夫人莫不唾罵其所着烏犀金帶乃賊筠之傳衣鉢也云
云韓纘男逆賊李弘老爲公洪伯時抱琴隨行及出入悌男
之家甘作金瑾之學長且爲承旨欲掩筠投書慶運之跡誣
告安愼言之狀昭著耳目云云答曰爾等非爾瞻之鷹犬乎
奴顔婢膝吮癰舐痔亦嘗爲之今日倒戈未知何事玉堂劄

四凶快從公論事時中北人爲三司日月錄曰人不可不善也當其同心畐利合爲一人蚊聚虱附及其摘疵反噬甚於仇讐固小人之情也時大北之黨分爲中北攻大北如此無非以燕伐燕而亦不無淺深之別○幼學朴璘疏言爾瞻忠孝清白即社稷臣也司諫柳潚承旨柳渶持平柳活等受啖倒戈欲殺乃已云云幼學蔡得仁朴重振等疏斥潚活渶之罪獻納成夏衍正言奇秀發等陷賢之狀大憲尹訒啓斥渶等伸救羣奸安陰進士劉敬甲居昌進士呂後望等疏斥金是樞等仍頌爾瞻功德

○東平聞見錄曰光海朝僞獄甚多有一人被逮乃無知村

氓也掌鞫者问汝何為不執乎曰不執何謂也曰謀逆也曰謀逆何謂也曰畐為王耳其人愕然起立曰窮民賣柴糊口常恐不給何敢有畐王得國之心乎因仰天誓曰我有斯心則徇子猫子云聞者悲之柳夢寅記其事曰見飯匙稍巨則必上變蓋寔錄也

初術士李懿信言漢都氣竭山童交河宜建都光海入其說芝峯李睟光上劄駁之事遂寢白沙獻議云國綱解弛斧斤乱入今不責乎紀綱而歸咎于山童為山者豈不冤乎時僧性智為光海所悅占第於新闕近處蓄沙彌宛然一伽藍也癸亥反正性智安置○施文用者壬辰天兵之乱逃而不還

者也文用談風水占筮鄭仁弘進之爲興土木之階 青野
漫輯曰光海愚暗日甚一日自丁巳以来開賣官贖刑之科
方伯梱守三百兩守令百兩及第三十兩生員二十兩不納
則官不落点采人停擧吏判叅判価高俱缺叅議李挺元七
八年阿附凶黨締結宫掖上自監兵下至權管千兩百兩從
直注擬受点亦同金尚宫執筆擅斷光海不得自由六侍御
十昭媛聚首乞黙金尚宫来則散去金尚宫賤女或云夏衣
入侍寵冠後宫〇日月録曰金尚宫名介屎 先朝老宫人
也承恩於 宣庙爲人凶狡揣知 宣庙有易儲之意而光
海不得自安於是密附光海及光海 宫中之事一出其

手宮女進幸光海必得其允許而成故受賂諸姻從其価多
小令光海備寢光海不敢違一日光海携介屎將入寢所尚
宮朴氏諫之光海有懟色云光海少咈介屎意則介屎怒曰
敢忘大德乎言於吾口則上無以自立云云光海有愧縮之
色是以醜聲聞外介屎淫於其侄婿鄭夢弼托爲假子擅立
外宮昏夜出入至有介屎嬖惑夢弼兼媒尹昭儀以淫夢弼
之言矣○東平聞見錄曰光海朝老宮人以故紙裹珠紙有
所錄乃其時邑倅進獻闕中者大殿綿紬五十匹中殿四十
疋東宮三十疋金尚宮各有贈使之分進者也○許淑儀徽
女尹淑儀縣令弘業女洪淑儀郡守邁遠女權淑儀餘慶女任

淑儀夢井女鄭淑媛之罪妹李尚宫未知何許人皆擅柄歲
福宫爵刑獄視銀多小〇青野漫輯曰光海遜有力侍女曰
課所捧銀使之負行其人力不勝便大喜曰此生我之物也
盖其意畏虜若入寇則欲賂而退敵然而日捧數千金負者
只負當日所捧尚宫淑儀盡爲偷去而不知故宫中号爲鵂
鶹王云韓孝純以進山蔘登台鉉李冲以獻新菜陞户判人
語曰山蔘閣老人爭慕雜菜尚書勢莫當云又云主無冲家
煎餅孝純雜菜不進飯冲庶叔文賓亦以進饌屢倖要邑〇
自即位至末年撤民家數千區營仁慶宫慶德宫又將建景
福宫營建之財責民賣官銀金鐵塩木石家基納之並通仕

籍金腰玉頂連續道路時人謂之五行堂上市井謡曰金者玉者銀耶石耶繡衣錦衣出耶木耶縉紳耻之宮闕木四結木三結木名目多宮奴稱東宮農中殿農有權忠男池應鯤金忠輔王命會金純者或稱謂度使或稱差官散出外方勸買告身倍取其価一入宮中一入權奸一入私槖忠男因此直拜咸安郡守鄭夢弼以金尚宮之母後夫劉夢玉之姪婿尤貪縱用事李挺元以夢弼擬襄陽政吏鄭受男曰夢弼是我弟正男子渠是白身安可擬此挺元大懼○金忠輔崔希男之叛奴也以々成家々婢銀從之夫謁希奮防納々銀陞通政嘉善拜長鬐梁山倅銀從之父彦從墓在軍威忠輔使本邑

備澆奠床祭其墓鄉所領祭物坐墓下嘆曰世间不可測者
人事也彥從私奴也我士族為彥從之祭物監官曾所未料
苦哉苦哉○退忠吉司僕養馬也納女宮中得拜橫城縣令
王命會李判書安訥奴也癸亥反正忠男命會等並誅○時
内外官之被論者啚得徐當發落則退坐其境例享官供肆
行貪黷甚於在官民不能堪○荷潭破寂錄曰時詔使將至
國用蕩竭許竄謫者入銀自贖令該曹列名取旨將取舍也
謫人掛緣宮禁以啚之申相欽徐判書渻朴三宰東亮韓西
平浚謙皆連姻王室故各行累百金得叙亦可以觀世变也
日月錄曰時天將趙都司来京有詩曰海按山穿箕子城衛

伲南粤樂昇平文源都似漢詞賦武畧克詰周戎兵舞袖通宵揺月色歌遊遨日鬪春風説君寶曆綿千祀不思懷安永令名又曰清香旨酒千人血細切珍羞萬姓膏燭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盖譏光海政亂人困也○青野漫輯曰密昌府院君朴承宗世子嬪之祖也文昌府院君柳希奮中殿之甥也廣昌府院君李爾瞻嬪之外祖也時謂三昌而爾瞻爲大北魁李覺李昌厚其黨也承宗希奮爲小北魁大小相會置酒爾瞻先吟曰不是尋春樂事忙只要相會話心腸梅花亦鮮吾人意先占天和送暗香承宗次曰十日相尋九日忙向來懷抱幾回腸梅寒竹秀同清標盡醉芳樽內醞

香希奮次曰憑君休道異閑忙但願彌堅鉄石腸李白桃紅都不管歲寒朝保姓名香覺次曰小吏休言直宿忙吾儕説話揔肝腸滿園桃李看〻好只恨傍無笑語香昌厚次曰胄筵礼羅出门北請得仙茶润肺腸此會應知非偶耳逢場須記小梅香時两北相攻李慶全調劑两间使之保合如此而其後亦甚云甫瞻女適承宗子自興生女為妾子嬪而彼此相仇時西南沉滯甫瞻等日感西南人亦有凮附者〇丙辰弘錄多至五十餘人不識一字者皆叅柳逢謂人曰吾過墟墓有悲泣聲問之則曰我乃文官石擎日也不幸早死不得叅弘錄故泣耳蓋石者只誦經書章句而已至於落張亦不

知而連上下讀之式年殿策松泉救弊曰南山往之竹杖揮
之殺之埋之可也又風俗薄惡對曰牛之子馬之子辪相續
於泮宮以此人謂沒學文官必首擧石擎曰云○於于野談
曰郎官帶書吏爲陪兵曺陪利㝡優銓曹擬兵部待点下善
走者得之如一時騈至則先脫冠投门內者得之此吏中故
事也沈友正叅首閔夢龍叅副沈家在南门外閔家在太學
傍及点下于沈黠吏髙聲誣之曰閔受點諸吏皆向太學走
一吏直走南门南门楼又有黠吏先往候望見紅衣者顛倒
而来遂下樓徒跣而往旣入门良久諸吏脫冠争门而入矣
豈獨小吏士大夫亦類此昔求官者齊謁銓判金貂滿堂莫

敢先發有蔭官未至先發言判書翌日先官其人與座中先發者南樓之吏也○青野漫輯曰甫瞻欲启私黨科時預出題七大文從自願之源皆由於甫瞻指教顯雖預出不文者不能自作唯能作者李再榮李濬宣安徽等而已每當科各以勢争奪再榮爲高陽倅時監司以面議事招之俄而其子登科第人有詩曰高陽太守去来忙方伯门前慶事昌濬居平壤勢家各送馬邀之行步東坡店夜半賊突入乃以青羊被裹濬而来仍得第人目之曰青羊皮及第丙辰謁聖前三四日奸凶輩送筆於其黨李進士誤傳於同稱号之隣家其人視筆管中有小紙抽出則乃表題唐賀賜榆柳火也先是

借其家事文類聚心知其推急謄其要語乃還授其筆於傳者曰似是當傳於陰舍李進士矣俄而其家果推事文而去兩人皆叅榜方其入場未出題人相傳火出火出果出是題

日月錄曰某年科柳希奮一家五人同登李相德馨子朴弘耉子兩券在取舍中考官以爲亡相子不可與時相子相較遂取朴子時人有詩曰城南五柳獨專春竹上顯名揔出身兩相驕兒爭得失始知生死判 五柳之名預先書於考官扇竹以爲記憶故云竹上顯名又爾瞻之子大燁爲進士壯元連登第重試魁車天輅雲輅李再榮之製也爲吏郎於政厅寫一堂上批曰通政大夫即政字之誤該吏敎以政字

終不能成形其黨孫倜代書之纘男字暇以通經十六分登
科曦以庭試論居魁李葳代述也暇之科式問講章至大學
曰逢二十章為翰林傳諭于仁弘仁弘使暇書荅啓有亮采
字暇不能書仁弘曰亮采字出尚書式年及第何不知曰讀
下經不讀上經故不知云或戒纘男荅曰事已至此剖棺斬
屍以下吾不復顧慮云○靑野漫輯曰別試時試官朴承宗
李爾瞻許筠曹倬鄭造而承宗子爾瞻婿自興倬弟佶筠侄
窒皆叅而自興又造之壻也卞獻以退俗亦叅時謂之門中
洞內婚姻山僧何以叅其間也窒削科筠竄石洲詩曰假令
科第用私情子婿弟中侄冣輕猶使許筠當此罪世間公道

果難行大舉文武科萬餘人在家者為榜居喪者入格有人
夜書續男门云明經賢士感於斯二十年来始見之七大文
通從自顛暗中蹤跡見神知○時天使之来東者語譯輩曰
李爾瞻許筠汝國貴臣而李則秋風泣女之相許則老狗被
縛之狀其他宰相亦皆不吉百僚面帶殺氣汝國主其得無
事乎未久其言果驗其果善相者歟○東平聞見錄曰光海
時老宫人言豊年光海之譽余詰之曰光海即位歲數登稔
百物豊饒近習豪侈戚里歌舞每以太平上聞光海侈心漸
加　明廟宫人尚在闕中嘆曰豊年宜在聖世而反在今日
無乃益吾君豫大之心使之失國耶由此言之豊年豈非光

海誉耶○竹窓閑話曰李生大醇庶孽也精通経學為童蒙訓導受業者多一日来余告别曰吾已六十餘歳未見如今日風教也口尚乳臭已分朋黨不識一字先評時政一閭路上長唱之辞必争先出見曰宰相某也某之黨大奸也又出見曰某官也某之黨賢者也非其黨類則雖高官大爵必擧名慢罵且不分貴賤皆服綺羅去道若此寧有長久之理吾為斗祿久留必蒙大禍以此决去矣是壬戌冬也翌年国步重新人皆服其先見

自丙辰元月元日白虹貫日前此屢貫日戊午蚩尤旗金星晝現三陽並出蚩尤經月無歳無之壬戌熒惑入南斗九月

晦日江水合氷冬暖癸亥二月十九日々暈二十八日夜二
更蒼赤氣起自坤方向天中相搏四更南東亦然三月十一
日午時乾方天地俱震十三日反正〇壬戌間有天子主来
貴景流往之謡謂 元宗諱玉邊孚字也方言玩景云貴景
也言 元宗之子爲主而来李貴申景禛金瑬隨往也
癸亥三月十二日 仁祖大王率金瑬李貴等舉義反正義
兵自彰義门入至昌德宮光海驚駭由北门踰墻逃出不知
所向直往慈壽宮僧房路逢鄭夢獜進馬與嬖姬邊氏同騎
而往所親安国信家乃着國信喪中所着白狗皮耳掩生麻
天翼繩鞋欲轉往他處爲醫官鄭楠壽所告擁来入處都摠

府時有崔姓宦者膂力過人諂事寵姬常曰若臨乱誓效死
光海愛之鮮衣〻之推食〻之毎曰脫有変從我死者必此
人也及義兵近闕光海跳出北门曰崔某安在崔某安在連
呼不止時崔宦已踰墻迎導義兵矣 仁祖謁于西宮納寶
璽 大妃教曰見逆琿方知汝等事遂以其所着乘小黑轎
進詣西宮入伏于庭 大妃數三十六罪殺嫡弟幽母后戮
君父姬妾乱君父姬妾欺罔天子等罪呼唱面責又 教曰
逆魁暴琿今在闕庭天地間一刻不可容息速為處置然後
為移御子向御等再拜請之又教于李貴等曰十餘年在幽
囚中向御等呼救空為哭泣疇昔之夢 先王語予以此事

令使我出於火焰卿等真可謂社稷臣也使我枕戈寢苫之
仇十年懷抱今日雪之卿等之恩碎骨難忘 慈殿必欲殺
光海 上力諫止之遂告 廟安置光海及妃柳氏世子祬
及妻朴氏于江華使李适領去圍籬金昇平瑬啓水路險惡
請由旱路從之鄭守夢曄曰廢主雖自絶于天群臣曾所北
面當哭送左右失色不答公欲獨爲之聞已出去不果光海
嘗病公引 中廟待燕山之規曰臣之事光海十餘年犬馬
之懷豈無旧情涕隨言零 上爲之動容命送衣服供用物
初 大妃屢請殺李梧里元翼曰光海自絶于天雖在當宁
老臣嘗所臣事非所忍聞○東平聞見錄曰光海之避海島

也朝廷遣姬妾數人於樑棟中以供奉之後得一紙於其室中乃婦人安否書也 仁廟以內外不嚴鞫光海妾任昭容申文貞欽謂鞫廳諸宰曰吾輩目見旧主寵姬被刑不能止必有後世之譏癸亥初有一勳臣請依 中廟靖國燕山宮人分賜功臣今可行之吳相允謙曰光海宮人多有進環者今日勳臣皆向時北面之人自 上雖賜猶當辭之豈可自下請乎 上曰卿言是矣○柳氏崇佛葺置金佛奉禱且知光海無道不能匡救每祝曰願後世勿更為王家婦是夜與宮人伏後苑魚水堂中軍人圍之柳氏使宮人立堦呼曰中殿在此大將即啓于 上及虜江華見世子桎被捉不食九

月辛命礼葬○世子祬以臘月初四日生其日朝有荷生于
禁庭蓮池中俄而長俄而華俄而落蓋一日間耳宮中皆以
爲嘉瑞而不識其三十六歲不得令終之兆矣及往江華在
舟中詩曰塵寰翻覆似波瀾何必憂愁心自閒二十六年真
一夢好須歸去白雲間又圍籬中詩曰本是同根何太薄理
宜相愛亦相哀緣何脫此樊籠裡綠水青山任去來夜半從
人掘地逃出爲守卒所覺拿入之際妻朴氏已縊死七月遣
都事賜廢世子死方合啓也領相李元翼執義李俊掌令尹
煌以爲不可臺論將攻之趙浦渚力止之○東平聞見錄曰
時 仁烈王后從容告曰國之存亡在德朝爲天子暮爲匹

夫而不可得 殿下之德不如今日則安知無復有賢於
殿下者乎勿殺祚爲他日保全子孫計 上傾聽隨淚甚啓
不已不得已勉從○有宮人姓韓名保香不能忘旧主有時
竊泣同列告于 仁烈后〻召保香慰曰興廢無常 吾王
安知後日不復如光海之失乎汝之秉心如此可以阿保吾
子命爲保母尚宮且錫胡椒一斗引言者撻之曰覘汝今日
可知他日之心韓氏感激流涕舊人不自安者皆翕然○後
掌令姜鶴年疏曰毋有伯夷必有易暴之譏云〻崔遲川疏
燕山三子幼弱並賜死鼎革之際不得不爾況祚穿穴逃命
意在叵測雖欲曲全有不可得至於已廢之君十年無恙乃

前古所未有之盛德也鶴年妄欲自擬於草野倨傲之言而不覺自陷於負君之罪矣 上曰意見如彼直陳無隱雖不中倫庸何傷○光海适乱時還泰安後移喬桐丁丑命移濟州蓋亂後處変之慮也飭護行官勿語所往船上設幔使不得看既泊岸光海問此何地乃告之愕然大喊曰我何到此時牧使蹤曰公子不聞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之言乎光海低頭下泪辛巳七月卒訃聞 上素膳五日遠事臣皆食素遣礼設護喪来以一等禮葬楊州使其女子奉祀賜臧獲丙子録曰丙子冬光海自江華移喬桐丁丑申景禛具宏申景瑗洪振道等聯名貽書水使申景珍使之善處蓋潛害

之意也景珍不從自喬桐又移濟州有一武人求為別將以
為立功之地而不得焉蓋景禎等之餘意也○文昌夫人希
奮母也在時壁上有粉書嗟君萬里行非家人筆亦非外人
所到處蓋鬼書也光海濟州之行豈前定耶一云希奮少時
着木履緋徊古基脱履登石放糞還着履血書嗟君萬里行
希奮心異之及反正日被捕於萬里峴人家血書乃驗云○
荷潭錄曰壬戌余謫在寧海有崔生鸝邑人曰年前英陽縣
有此異今又有之明年光海廢宋偃之亡信有徵矣○反正
夜承宗與子自興走楊州令牧使朴安礼防禦使韓有道起
兵軍至陰川朝廷馳諭皆罷歸承宗自興皆自死甫瞻仁弘

苐鍾樓结陣莅斬如律

李甫瞻字聖輿克墩五代孫壬辰以　光陵參奉負
光庙御容歩入龍灣　上大加嘆賞事毋居喪聾瞞一
毋至以忠臣孝子大旌門楣暗指子孫貪婪受賂渠則
蕭然一室幅巾布袍對案詩酒自号覘松堂以表歲寒
之志人若問朝家論議則輒咏一二詩句曰某宗不知
云以礼判兼大提學自居不為秉銓若避權柄然而私
蓄鬼蜮布置清顯生殺廢置一出其喉反正日甫瞻卒
家累越城走漢江亭換着木手草笠狐皮耳掩木綿
衫將走嶺南踰利甫峴止墨坊官軍追捕處斬其子府

使元燁叅訊弘燁大成大燁叅訊益燁並誅○閔西妓
真伊年垂八十嘗為大燁所蓄每言渠於反正後赴人
家宴見士大夫攘臂噴沫罪狀爾瞻者多舁日冒夜出
入於爾瞻者自後若見儗名儒士粉飾言貌出入人家
者未嘗不為人家憂之云○討逆頒教略曰爾瞻奸臣
之後市井之徒妖孤毒螫鍾以成性林甫秦檜合為一
人 宣廟姉奸屛黜多年密交仁弘媒進昏朝與賊筠
闔結為心腹始嗾申慄誣殺黃恭諸人次起晉陵之獄
紬誘鄭浹居引一隊士流捏成永昌之獄陰送安曾倅
起海獄崔沂忠告斥言赤族及賊筠逆謀之疥乃反換

面而告變要掩其跡自搤其獄一不究問掩口徑殺至
於仇景祿朴景立卵育門庭釀成逆謀乃使元燁之奴
窮負而逃王獄罪囚白日晝出金吾往捕拒之不給久
占文衡以科舉爲誘引凶徒之計未鮮蒙之諸子皆擢
嵬科不識字之村氓驟躋膴仕七大文講經預出題及
第舉國奔波墾鴨島之郊斫　陵寢之木五家僭制弥
墾連雲四方財寶山積其庭戶招美新之徒自製頌莽
之章熒惑君心脅制館學至於大論至曰唐廟數罪雖
不可為漢庭廢黜盡從寬典終乃數　慈殿十罪使館
學通文八道噫以廢黜尚云寬典將欲何為神人之痛

至此而極云〻茲命凌遲處斬傳首四方
鄭仁弘字德遠号萊庵南冥門人　宣廟朝仁弘在憲
府百僚振肅市中商賈不敢以禁物見於外有一武夫
自鄉入京曰鄭仁弘掌令其狀何如威稜丨遠播兵水
使守令莫不恐懼真丈夫也初栗谷曰德遠學術不明
比之用兵可為突擊將　宣廟丁酉嗾朴惺疏詆牛溪
又疏斥晦齋退溪不可從祀文廟辛丑嗾文景虎疏誣
松江牛溪殺崔永慶時仁弘虛言陰洽　上方傾嚮有
草木鳥秋之批又有卿来蒼生福之教有人以詩譏曰
鳥秋草木皆知名卿今上来蒼生福入城三月司空

不福養生福死胥吳汝穩疏舉此詩指爲粘出上教
識悔云云以激 上心時仁弘若有贓言則必使其徒上
章伸卞○初爾瞻力主廢論也鄭桐溪力陳不可仁弘
上廢疏時仁弘子星山倅怙勢貪虐有人粘詩于仁弘
門曰千古綱常輝遠峯百年 宗社爾瞻拳承相欺秦
當萬死李由何事又三川輝遠桐溪字也仁弘見之駭
曰吾不得令終矣○癸亥反正轘于市須敎略曰仁弘
蛇蝎之性鬼蜮之心 始盜名於林下特一豪強品官中
托迹於義兵唯事武斷鄉曲與逆魁爾瞻表裡相推逞
抹山野冒居鼎軸私親入廟之議一言贊成終効上奏

薦施文用風水之說竟起土木之役癸丑陳剳指大君
爲圖家大論之斧首倡先府後主之議至比於京姜文
姜幽閉之禍決於其言人之爲惡孰至於此老而不死
天心有待玆命凌遲傳首依律施行云云
柳希奮自新之子也光海初政歸外戚希奮希亮孝立
一年之內相継登科任踈庵對策極言權石洲作宮柳
詞以譏希奮爲小北魁而希發大北故兄弟不相容○
柳自新以國舅富貴每張宴樂輒有拍手群笑聲出半
空曰盛哉宴也婦人與宴者起立着鞋則又有笑聲曰
是何大也舉家以爲天降茂祉助歡其家封鎖樓中忽

有新屠馬脚流血淋漓反正後誅戮此其兆乎○癸亥反正希奮希命等待命或有貸死之款 上敎曰不誅希奮等爲在其君義也蓋以臨海永昌晋陵綾昌之禍皆由此人等内外締結搆成故也拿來斬之希奮子翰林命立縣監時立後立福立希命子英立顯立並竄弟參判希亮僉正希安並安置○柳希亮希奮弟也嘗語清陰曰吾門將盡劉乎人家有一長物爲人所欲亦足爲殺身况人所欲者非一二乎况乱在戚里乎及竄臨行又言於清陰曰吾門子弟生長綺紈今謫竄荒必不堪其苦乃生耶念吾門必無噍類矣至戊辰其子斗

立與從兄孝立謀逆伏誅希亮以逆臣之父當死諸臣
以希亮平日謹愼欲貸之不得各以手書告訣希亮謂
金吾郎曰兒軍在遠謀逆吾寔不知而國法自在我何
免死吾嘗自號霽嶠今綾死臣濟前定不可逃也各修
答以付從容就死

朴承宗 宣廟科旨朝時逢迎從吏以濟奢貪田民幾
遍一國然寔多衛 毋之功初微聞爾瞻有廃意未知
虛寔對語間適有烏止于對承宗曰此鳥能反哺不可
賤視爾瞻嘿然又有蜂過前爾瞻曰此虫能知君臣之
義不可輕視承宗知其意遂與之貳壬戌冬白大珩仍

儺禮欲作變西宮承宗聞事急多率下人馳到西宮呼
唱追逐以此大所不得窮探 慈殿之免禍寔承宗之
力云其子自凝扁堂揖白不參庭請反正日承宗與子
自興走其墳庵同縊死承宗臨死書衣曰不能正君以
致今日沉溺自死以謝天地神祇云○承宗為相常置
砒礵於囊中曰遭時不幸當死朝夕不可無此物云及
欲投水不果入三岳山寺絞頸使奴引之奴泣不忍承
宗曰吾今不死則萬古罪人汝引此則忠奴〻掩泪引
之而死自興亦自死於是寺○承宗妾子以童丱遊於
水落山見胡燕作巢於山崖以蔚山半乾鰒戲擲其巢

以視村人爭拾之狀驕侈如此安得不亡乎○正言洪鎬請加褒崇玉堂劄曰光海悖逆承宗為首相誰任其責幽廢 慈殿雖曰爾瞻之事承宗烏得免其責也況其死本非為廢君自無可褒之節洪鎬欲以其死掩其罪愚暗如是云云 上教曰廢論承宗雖不力主陰嗾起獄無異爾瞻云特罷鎬

朴燁字叔夜治川曾孫也尚才眩能附於爾瞻為平安監司貪淫暴虐聚道內名娼百餘名長為風馬之戲至是宣傳禁都奉密旨馳到元帥府時都元帥韓浚謙令別將率軍五百名分左右圍大衙燁方坐長房鼓樂酣

宴閤禁至四軍人打破门鑰衛奴告急煒怒曰唯我在
乱何生軍人從别將入立階上使之捉下煒坐而不起
出示元帥傳令然後緩緩下庭着枷煒曰我别無大罪
此何事也促令係頸引索猶不弛力手牽之乃絶即行
刑衆娼來見或曰汝皆監司寵姬臨死不笑何也荅曰
使道前聽令而來矣皆歡笑而去持劍者雲集割肉别
將等令急入棺道内仇人聚進剖棺出屍寸寸分割頃
刻無斤肉僅收骸五六節入櫃其妻妾持骨櫃至黃州
州民奪其櫃投江妻妾僅以身步歸○日月錄曰煒臨
刑猶未知時事之变謂都事曰吾措殊常願聞曲折而

死都事略言某某人推戴 主上事煒曰某等主事而
置我於此耶蓋功臣多有少時親旧故也遂縊之監司
金著國聽民報復遂至斷椎脔肉朝廷聞而罪著国許
令塟

韓孝純柳川之叔父也亟附爾瞻以至入相柳澗自爾
瞻家出庭請令孝純趋蹌来數 大妃十罪廢之反正前
死追奪子㥣讓允讓克讓寬

朴弘耉元亨之後附弘瞻至左相有七子名以章字建
章武出身時韓定国五兄弟趋時登揚時人謂韓国五
國定國亡國朴章七章建章文章反正後張玉城使南

以興若自爲叛者以探可疑人弘耆兄子允章信之以
其謀告遂逮捕弘耆允章成章等誅之
朴宗胄宗允兄弟俱結佞嬖致清顯宗胄壬戌以舘
伴西下路見美婦突入其家欲强淫之女走避即割其
夫婦之舌并髡之灵山縣有年少良女其夫戍西未還
宗胄招其舅諭之使嫁其奴舅還家泣婦曰雖欲守節
禍延於舅願往其家白日照臨終豈無報遂往朴家拜
曰灵山女以舅命来宗胄招奴許之女入其家若歡昕
朴奴信之入内及出女縊死于房十六日夫還夫還十
六日反正反正未十日斬宗胄於大丘南门外旌灵山

節婦閭

正刑秩府院君甬瞻前領相仁弘刑判纘男逃去果川其族家匿壁藏中追捕拿來大憲詞副學造叅議偉卿承旨大珩朴弘道朴承吉判尹韓希吉校理李茳花山君趙龜壽叅判朴鼎吉校理元悰甬瞻子承旨元燁弘燁益燁大成大燁等十七人〇伏誅秩叅贊李覺叅議柳希發吏議李挺元府院君柳希奮纘男子修撰昄典籍曦別坐晧承旨鄭榮國郡守兪世曾護軍朴應犀郡守李再榮等六十五人〇府使地應鯤縣監金忠輔郡守李天賓縣監金純郡守權忠男同知鄭夢弼宋敬臣王命會劉夢王等俱以賊孽奴隸締結宮掖依

諸賊例處斬○金尚宮凌遲處斬邉尚宮尹俶儀賜死鄭昭媛自經死權許洪元四俶儀並付處○僧性智巫福同杖死

○安置秩順寧君景儉茂林君善允檢詳柳活判書權縉佐郞奇俊格掌令姜燧修撰吳益煥郭有道徐兢徐桄鄭滃都事禹彌甸彌舜等六十五人錦溪君朴東亮提起詛呪語侵

國母亦安置

遠竄秩判書任就正後杖死叅判崔應虛漢昌君趙國弼右尹張世哲叅議辛義立大憲南瑾佐郞宣世徽瀛洲君柳潚掌令李涎判決事沈宗道大諫鄭達等一百二人叅判金尚寯癸丑原情極其無倫亦竄

付處秩府院君李時言叅判李惺校理朴自凝右尹李汝儉校理李涔献納曹挺立孝純子承旨履謙允謙克謙好謙夢龍子主簿宣哲迪哲等八十二人○削黜秩左相朴弘耉後逆誅叅判柳夢寅後逆誅校理李慶益大諫俞大建等二十人○追奪秩領相韓孝純右相閔夢龍府院君金信元判書許筬大憲崔有源尹孝全贊成李冲大憲宋諄叅贊朴楗大諫李昌厚叅判申慄兵使鄭沆府使李廷彪掌令丁好寬等十四人又削奪十二人削版十六人終身不叙四人罷職不叙二十三人罷遆五十三人○括前後凶疏儒生數百人邊遠安置其中脫漏者亦多羅州李志浩丁巳首發凶疏者因

庇得免與淳昌申尚淵倡言如罪我等則又有廢主湖中士

子告方伯遠竄

昏朝自廢不仕人

李綏祿 号東皐宣廟舍人佯狂不仕子白江敬輿

金榮祖 号忘窩吏叅反正叙兄奉祖号鶴湖西厓门人五兄弟登科

朴鼎元 号東洲文郎寺戊午凶疏人居境內逐之被削反正贈吏叅孫信圭

金坽 号溪岩以節行稱

崔命龍 号石溪廢議立異

金玩 号陶村自守不屈尤庵撰表

蔡宗吉 号松村斂跡不出 仁祖朝官監察

權得己 号晩悔吏判克礼子礼佐子諰孫以鎭○公州院

崔繼昌 号目聽夢隱鉄堅孫栅石洲壻托疾避秋子寬

申孟慶 号雲溪父病吮疽母病[illegible]孝龍壻叅府母疏登第[illegible]

郭鋐 号三安堂沙溪门人[illegible]立不撓

柳楫 字用汝号白石沙溪门人諸議廢議立異贈持平金堤洞

李郁 号八誠沈連源外孫黃廷彧壻悲傷卒尤菴表子焞遁齋厚源

宋瑄 号木翁拜利川辞以老不入都门

玄德洙 号希窩司又退居天安

睦樂善 字識仲号壺翁進士有至行府論後府科屛居金浦反正命奉不就

相臣錄

左近 鄭仁弘 字德遠号萊庵瑞亭府院南冥門人反正處斬

右 韓孝純 字勉之尚敬後孫婿爾瞻府毋庭請反正追奪

領 朴承宗 字孝伯府毋時首相有救護毋后之功反正日自縊籍沒

右 趙挺 字汝豪反正削官出於賊招圍雜死後伸

文衡錄

李爾瞻 字得輿号觀松克墩後孫皆朝亞魁反正處斬

湖堂錄

邊慶胤 号紫霞以校正書責希奮府没長城書院

左 鄭昌衍 字景真号水竹惟吉子府毋庭請不參赦桐溪

閔夢龍 字致雲黨仁弘主府毋議畢死反正追奪

左 朴弘耇 字應卯元亨五代孫謂乱朝廷交通宮禁反正削出甲子戎服迎适敗誅謀逆死

李爾瞻 見上

金尚憲 見仁祖相臣錄

金 緻 字而精号深谷官監司

鄭廣成 字壽伯号濟谷水竹昌衍子官判書子太和致和

李志完 字希吾号斗峯少陵尚毅子官吏判弟志宏官正志定官献納

李 厚 慶全子官吏正

朴鼎吉 字希而官叅判反正誅

柳 活 字浩叔号峯亭潚弟園籬死

柳希亮 字龍卿希奮弟官叅判子斗立誅坐絞

朴弘道 字子修官承旨反正誅

洪瑞鳳 見仁祖相臣錄

趙希逸 字怡叔号竹陰進壯官叅判

柳 潚 字淵叔号醉吃夢寅侄官副學

睦大欽 字湯卿号茶山遐日詹子官承旨子行善

李民宬 字寬夫号敬亭官承旨

李 久 厚弟官翰林

孫 倜 字而儻官執義

柳希發 字詞初官叅判反正誅

高國厚 字善行霽峯子官判决倭乱起義殉節

鄭 遵 字行之造弟官府尹反正誅

任性之 字遂初戊辰逆獄拷死　李偉卿 字長而府母疏儒官副參反正誅
金蓍國 字景任号東村蓋國弟官礼參　柳瀹 字瀹而夢寅子官工佐癸亥拷死
勲臣光海嗣位以壬辰分朝從臣及廟社陪行臣錄功
號衛聖又有翼社定運亨難三勲反正後并削
科錄

補遺

尹履之 字仲素号秋峯 稚川 昉子 判敦休 庵金尚寯壻

鄭斗源 字 号壺峯 知中 好仙術

李基祚 字子善号浚庵 礼判

李德洙 字師魯号怡愉堂 倚爾後孫 竹厓任 說外孫 沙溪門人 吏叅 清州祠

金南重 字自珍号治塘 酒隱 命元孫 仁祖朝礼判 ○孫柱臣

金光煜 字晦而号竹所 休庵尚寯子 李拙庵直彥壻 兵判

李袨 字子章号灘翁 海皐 光庭子 箕伯 ○曾孫萬元

李景嚴 字 号玄持 五峯好閔子 府院

曹挺立 字 号梧溪 献納 浚孫 爲亥党

韓明[illegible] 字 号玄圃 又栗軒 知敦

韓汝稷 字 号十洲 礼判

沈之溟 字 号聾岩 知敦

睦叙欽 字受卿号梅溪 逗日堂 居子 知中

韓仁伋 字 号玄石 百拙 [illegible]庵 寅子 判書 善筆

辛啓榮 字 号企石 判樞

吳峻 字汝完号竹南 百[illegible] [illegible]子 礼判 書

尹民獻 字 号苔扉 仁子 民逸弟 牛溪門人 刑叅 子絳 孫趾仁 趾善 趾完

洪千璟 字群玉号盘桓 通政 癸丑擢 衹士流

金揩 字紀仲号春潭牧使丁卯被擄還 充軍著彙語

申得淵字 竄死 号玄圃參判 仁祖癸亥

林檜 字公直号观海亭秀侄 仁祖甲子 以兵牧罵逆死

南撥 字公濟号華陰牛溪门人承旨

朴守緒 字 号竹屋

羅茂春 字 号九華礼設潭陽祠

李芬 字 号默軒文学

楊萬古 字道源号鑑湖蓬莱子府使 善書

朴篁 字魯直号大瓢兵叅

崔有淵 字止叔号玄岩月潭滉子昏朝 大憲

朴墩 字巨源号芝浦正

安獻徵 字 号鷗浦

金中清 字 号退軒承旨精於易

趙廷虎 字 号南溪大[illegible]子錫徵

權濬 字 号霜岩

蔡二容 字 号寛谷

金鏈 字 号金沙

權斗[illegible] 字 号六樂